

返照臺



劉雲若著

返

照

樓

臺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版 出 月 六 年 八 十 三 國 民

返照樓臺

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 者 劉 雲 若

發 行 人 張 瑛

發 行 所 上 海 廣 藝 書 局
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

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七 九 弄 二 號 廣 藝 書 局

特 約 經 銷 處

南 星 嘉 坡 明 咕 連 街 星 洲 文 化 服 務 社  
怡 保 京 戲 院 街 大 同 書 局  
南 京 戲 院 街 大 同 書 局

版 權 所 有  
不 准 翻 印

返 照 樓 臺

目 次



第 一 回

五夜警穿窬佳人眩  
重陽攢吃會名士流觴

第 二 回

絳帳施教言無二价  
朱家開別派禍不單行

# 返照樓臺

劉雲若著

## 第一回 五夜警穿窬佳人怯篋 重陽攢吃會名士流觴

本書並沒有朝代，也沒有年代，只有一個開場的日子，那就是某一年重陽節的早晨，正是晴和天氣，秋天到了重陽，天宇似乎加倍的高，氣候似乎加倍的爽，人心似乎加倍的暢快，在這時候最宜於人類的活動，無論是打仗，旅行，結婚，吃飯都較夏天有許多方便，何況又是晴和天氣，於是在一條平坦寬闊而又清靜的大街上，有一位青年人吹着口哨走來了，倘然有惻善於鑑定職業的福爾摩斯那樣的人，一見這個青年，便能知道他是報館的外勤記者，新聞記者本沒有定型，但可以由西洋電影片中求得髣髴，影片中的記者，差不多都是瘦子，穿着半舊的西服，帽子戴着微向前方，而又稍爲不正一點兒，行動又有些豪放不羈，吊兒郎當，新聞在中國本是近幾十年的新興事業，記者的服制舉止，無典可稽，無古可仿，所以差不多，一仿效了西洋派，也有了定型，你看見過腦滿腸肥大腹賈式的記者嗎，見過穿長袍馬褂，戴瓜皮小帽的記者嗎，見過倒背手兒過四方步的記者嗎，不過有人疑惑，爲什麼記者都是瘦子，據說這和和尚不理，和尚在自家廟裏香積廚裏吃得太儉省，而到人家趕齋，又吃得太脹飽，閒無定，有失正常，不免損胃口，不易長肉，至於總是穿半舊的西服，

而故，爲什麼總不見穿新衣服呢，那或者因爲不喜歡新衣服，存舊時才自己享用，這位記者型的青年，是那麼新鮮活潑，而又十分高興，方吃，家裏固然有飯，但是已經出來了，很不想回去，報社裏也有飯，但是只剩下白菜豆腐，他不愛吃，現在唯一的希望，是去訪一位朋友，而那個朋友留他吃一頓可口的飯，想着已到了目的地，他立在一座樓房的門前，按了按門鈴，便挨近門邊，預備有人開門，立刻擠了進去，這是新聞記者的習慣，由訪問要人時養成的，因爲若在門外答話，門房一聲主人不在，把門關上，便算徒勞往返，若是預先擠進門去，便可以得到許多機會，也許主人正在院中看花，也許正在臨窗而立，一經瞥見，便不怕再跑脫了，若是擠進去而仍撞了釘子，那也無妨，搭訕着退出來好了，一個人臉皮不厚，動輒害羞，那就一世也不能成爲名記者，但是這位青年的運氣並不太好，因爲門上還有個小孔，像舊式監獄中傳遞東西的小門一樣，忽然開了，露出兩隻小眼睛，灼灼的望着他，問你找誰，那青年勢不能從那半尺見方的小門攢進去，只得挺着胸膛大刺刺的說，李宛龍在家麼，我是他的同學祝華，門內的人說，我舅爺沒在家，祝華又問他什麼時候回來，門兒內說聲不知道，便把小門關上了，祝華聳了聳他的鼻子，吁了口氣，罵了句真倒楣，這小子那裏去了，話方說完，忽聽背後有人說，誰倒楣，你說誰是小子，跟着又打了他肩頭一下，祝華急忙回身，只見後面立着的正是自己要找的李宛龍，立刻心中大

喜，急忙和他握手，這李宛龍可比祝華漂亮得多，身量大約高半個頭，年紀也小一些，看樣兒至多二十才過，長身玉立，氣宇軒昂，身上穿着嶄新的灰色西服，一件嶄新的外衣，搭在臂上，祝華欣然說，我特意來看你，幾乎白跑一趟，李宛龍說，我這不是回來了麼，請裏面坐，說着抬腳向門上用力踢了一下，說也奇怪，並沒見小門有人張望，而大門立刻開了，祝華心想敢情踢門的功効，比按鈴大得多，下次再來，我也照辦，想着又低下頭看李宛龍脚下的最新式美國皮鞋，覺得這位少爺出門時，不是上汽車，就是坐三輪車，鞋子一定很節省，若是損壞，那定是由於踢門的次數太多，這時二人已走進門去，門內是一道花園式的院落，穿過院落，登上七八級旋轉式的白石台階，才進了樓門，向右一轉，便是客廳，裏面很是闊大，放着兩套皮製大沙發，每套五件，而且是最大號的，並不顯得擁擠，地是菲律賓地板，鋪着深碧的西洋地毯，完全西式，但牆隅却擺着古櫃，四壁也掛滿了古舊字畫，顯着很不調和，李宛龍把女衣帽子拋在沙發上，向祝華說，請坐，你到這邊來，是初次吧，祝華說，不錯，在四五年前，府上還住在法租界，我倒常去，這邊還是第一次來，說着僕人已端上茶來，李宛龍說，不要這個，我還沒吃早點呢，給拿兩杯咖啡和餅乾來，送到旁邊小屋裏去，僕人答應走去，李宛龍說，不知爲什麼，我最討厭這間大客廳，好像非得穿上禮服，直挺挺的坐着，說話也得像開會似的用外交詞令，否則便與環境不合，這不是咱們年青人的地方，來，跟我走，說着便拉着祝華走出，進了旁邊的屋子，這屋子小得多，好像是聽坐室，牆壁和傢俱的顏

色，也是淺色的，使人有明快之感，二人坐在綠絨沙發上，李宛龍拿出一盒上等美國紙烟敬客，各自燃了吸着，李宛龍說，老祝，上次咱們在路上遇見，吃了一次飯以後，一幌有十多天了，你也不來找我，祝華說，我忙啊，李宛龍說，你忙什麼，祝華說，我的少爺，你是資產階級，我是平民階級，你坐在家裏可以吃飯，我的飯却非自己去找，吃不到口，宛龍搖頭說，不要挖苦我，少爺並不是完全快樂的，我倒羨慕你的生活，新聞記者是無冕皇帝，祝華點頭說，不錯，皇帝確是皇帝，可是皇帝到了無冕的時候，就太苦了，例如中國的漢獻帝，梁武帝，宋朝徽欽二宗，明朝的崇禎，外國的查理第一，路易十六，都是丟了冕的皇帝，你看過戲麼，白逼宮的漢獻帝，五國城的徽欽二宗，鐵冠圖的崇禎，都已瀆去王帽，露出虬髮，那就叫無冕皇帝，宛龍哈哈大笑說，你對於戲倒很熟，是遊藝記者麼，祝華說，我是社會新聞記者，宛龍說，好，那麼我告訴你一段新聞，可是不許登報，祝華問，什麼新聞，宛龍見僕人把點心咖啡送上來，就說，咱們先吃，慢慢的說，祝華看看表說，現在已到十一點了，你怎麼才吃早點，宛龍用匙攪着咖啡說，你吃啊，不要客氣，我所以這樣晚吃點心，就和要說的新聞有關，哦，不是新聞，登在報上的才是新聞，我要說的這件事，只許你聽，不許你寫，那麼就叫它作故事，祝華說，不管是新聞，是故事，就是歷史也好，請你快說吧，宛龍吃着餅乾，發出不清楚的語聲說，話要從頭講起，昨天晚上我沒在家，是住在另外一個地方，祝華說，什麼地方，宛龍說，我不能告訴你，祝華說，那麼必是一處壞地方，宛龍說，你怎麼知



道，祝華說，因爲你不可告人，宛龍笑得把口中嚼碎的餅乾噴出來，成爲一團白烟，急忙呷了口咖啡，才搖頭說，你不要用採訪新聞的技術來套問我，我不上你的當，告訴你，絕對是個好地方，因爲我是一個人獨自睡覺，而且一座宅子裏，並沒有第二個人，祝華說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怎不在自己家舒服，倒去外面受冷清，宛龍說，你老實聽着吧，再問我就不說，祝華說，好，大爺，您請說，宛龍才接着說，我在那個地方睡到半夜，不知怎麼驚醒了，張開眼滿屋漆黑，聽到院裏有聲音，覺得八成是有賊進來了，我就從床上爬起來，摸着手電筒，就開門走出去，祝華說，你的胆量真不小啊，宛龍說當時也是個猛勁兒，若在家裏，我聽見有賊，一定不動隨他去偷，因爲家產完全歸家母管，和我無關，我便能承繼，也得一二十年以後，在這動盪年頭兒，還未必能落到我手裏呢，可是那個地方，並不是我的家，一切東西都是別人的，我有代爲照管的義務，所以大着胆子出去，可是我又不能斷定真是有賊，就開了手電筒向四下照着，那知在這時候，忽聽對面有人叫起來，嚇得我幾乎把電筒失了手，幸而聽那喊叫聲音又嬌又細，像是女人，我才敢順着電筒的光瞧看，只見在四五尺以外，立着一個穿青衣服的女子，脅下挾着個大包裹，手裏提着隻小皮箱，對面一間原在鎖着的房門，已經開了，想見她是從那房裏偷出來的，正要帶了東西逃走，被我用電筒照見，她就嚇得叫起來，這倒奇怪，作賊還胆小，祝華說，賊和強盜不同，賊照例胆小的，何況是女子，以後怎樣，宛龍說，那女子看見我，拋下了包裹和皮箱，就要向外跑，可是大門遠關着呢，我見是個

女子，又很年青很漂亮，就不再害怕，上前把她攔住，那女子忽然變得很鎮靜，好像拋了贓物，便一切和她無關似的，反而問我攔她幹什麼，我說你偷了我的東西，難道還不許我管，那女子說，我不是已經給你放下了麼，我說放下也不成，反正你已經偷過了，我總得問問，那女子說，好，你問吧，我就把她叫進房裏，讓她坐在椅子上，我坐在床上，先問爲什麼來偷東西，那女子竟說，你這不是明知故問，當然是因爲窮得挨餓，沒辦法才出來偷，倘若有錢的人，還會作賊，我又問你作了幾次賊了，她說，當然是第一次，若不是窮極無奈，誰有天生有賊骨頭，我聽她說話理直氣壯，而且口吻中好像受過教育，就取出紙烟給她，她說聲謝謝，接過去就吸着，我就說這位小姐既然爲窮所迫，才作這種事，我很能同情妳，現在可以請問你貴姓麼，那女子說，我自然有姓，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不能告訴你，我說我很明白小姐的意思，我只爲知道你的姓稱呼着好方便，現在也不必問了，不過我看你好像會受過教育，那女子說，教育麼，也受過幾天，我說，你既受過教育，爲什麼幹這個，那女子說，這很簡單，因爲我所受的教育，不能教我生活，我說你怎不找個正當職業作呢？那女子說，正當職業，那更好，我一出學校就希望有正當職業，無奈寫了幾百封自荐信都像石沉大海，自己又沒有門徑，請問你肯替一個陌生人荐職業麼，我說，倘然我有那種力量，倒也可以，不過你離開學校幾年了，那女子說，三年多些，我說，這就不對了，你離開學校已有三年，一直沒有職業想必已作賊多次，方才怎說這是第一次，那女子說，你真沒有腦筋，我離開學校，不見得立刻

沒有飯吃呀，實告訴你，那時還有人管我，但是沒過一年，管我的人死了，我自己沒法生活，就作了舞女，到去年舞場被禁止，我又作咖啡女郎，今年咖啡女郎又被取締，我連吃了兩次官司，還被罰了錢，實在沒路可走，才作了賊，你明白了，我聽了心想，怪不得這女子面貌秀麗，體態輕盈，原來是個舞女，就向她說，你既然作過舞女，想必有很多熟客人，爲甚麼不尋個要好的客人嫁給他，那女子說，你這話真是可笑，你會跳舞嗎，我說也會一點兒，她說，你以前上舞場，是找樂兒去的，還是找配偶兒去的，恐怕每一個人都是找樂兒去的，所以平常玩耍的時候很能熱鬧，到了我們真要嫁人的時候，就尋不着一個可靠的了，何況我脾氣特別，除了伴舞以外，向不和客人出門，所以更談不到要好的客人，我聽了覺得非常同情，就拿出一點錢送給她，勸她以後千萬不要再作賊了，她接過錢去，似乎很感動，我又說很願意替她找個職業，不過暫時沒有把握，倘若有了機會，該到甚麼地方去找她，那女子沉吟了一下，才告訴說，她住在附近義安里三十七號，而且說出她是姓祁，我聽了很滿意，就又表示希望日後能常常見面，她也答應了，允許我隨時前去訪她，跟着告辭要走，我送她出去，才問她怎樣進來的，她說是由牆頭爬進來，這院子牆頭本矮，但是一個女子能爬進來，身體可真夠靈活，我又問她爲什麼單到這裏來偷，她說因爲看見街門上着鎖，知道主人不在家，所以前來，我不由笑了說，偏巧今天有人回來，你方才怎不摸摸門上有鎖沒有呢，那女子再不答言，只教不要開電燈，免得被人看見，我就依言摸黑兒開了門，送她出去，還約定兩三天內前去

拜訪，那知在她走後，我回院裏開電燈一照，才覺情形不對，我明明會看見那女子挾着包裹，提着皮箱，都拋在院裏，但這時只剩下包裹，小皮箱竟不見了，我十分納悶，我怔了半天，才明白那女子臨行時不教我開電燈，就是爲着把皮箱順手偷走，我真是耳聾眼瞎一直也沒覺察，不過她的手段也太妙了，當時就把包裹帶回房裏，又去對面房中查看，見已翻得七亂八糟，門上的鎖已弄壞了，只好暫且虛掩上，自己回到床上尋思，那女子臨行所說的話，處處表示她對作賊是內行，反證初次行竊的話是說謊，而且又在我眼前偷去了箱子，這更沒有疑惑，我不只被竊而且受騙了，祝華聽到這裏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宛龍吁口氣說，你可以再笑得響一點，這事本來可笑，我若笑得出來，一定也陪你笑，祝華拭着笑出的淚說，請原諒，我不止笑你這件事，另外還有別的原因，你的損失怎樣，宛龍說，我送她那筆錢，大概夠作一件旗袍，至於那隻箱子裏面是什麼，我却摸不清，必得原主回來才能知道，祝華說，原主兒是誰，宛龍說，你又問出題外去了，我的故事還沒完呢，在今天早晨，我又作了件笨事，親自到義安里訪察，這本是沒希望的，她所說的住址絕對是假，可是我依然去了，義安里是一條短弄，才有十幾家，怎會有三十七號呢，於是我一氣就回來了，回來正遇見你，祝華說，你的故事可完了，宛龍說，你以爲我受騙不夠，還希望再多一點麼，祝華說，你說完了，我再問你，那個女子是什麼樣兒，宛龍說，高高的，不太胖，也不太瘦，眼睛和嘴很好看，若是打扮起來，一定十分漂亮，不過我只能說到這樣，可沒法給你畫圖，祝華說，我倒可以給你畫圖，

這個女子是吊眼角，水蛇腰，左嘴角下面有一顆紅痣，這顆痣彷彿替她添了許多風韻，話未說完，宛龍已跳起，叫着說，一點不錯，這樣說你是認識她了，祝華說，那麼你就把我交警局，追究她的下落好了，宛龍說，我就是遇見她本人，也不會法律解決，祝華說，那麼私下解決，哦，你必是愛上她了，宛龍說，我的愛還不致於來得這麼快，倘若真能遇見，我只想明白明白這個人，教她說出作賊的原因，因為這個人的相貌和派頭，太不像作賊的了，祝華說，作賊的還有什麼特別相貌和派頭，你太沒有社會經驗，輪船和火車上的大賊，派頭兒比閻老官還大，而常到商店偷東西的女高貴，簡直就像閻太太，宛龍說，不是這個意思，我在直覺上認為她絕對是個好人，但實際上她竟是個賊，所以我更納悶，必得澈底明白一下，祝華微笑說，那是你的直覺根本就錯了，告訴你，她的確是個賊，宛龍說，你和她倒很知己，祝華說，我和她知己的程度，比你可差得多，至少我沒受過損失，現在告訴你這段故事，大約在一個月以前，我出去採訪消息，你知道像我這樣的小記者，是沒有包車的，只能向報社報銷一點車錢，所以不能不節省，電車和長途汽車，就成爲我的專用品，並不是它們專給我用，是我專用它們，這一次我是坐電車，走到一個地方，忽然有人喊起來了，我擠過去一看，原來是捉住小結，那小結是個女子，就是方才所說嘴角有紅痣的女子，我看容貌好優秀，衣服也很乾淨，自然覺得奇怪，但更奇怪的是她被捉住的情形，原來她把手伸進一個西裝客的褲袋裏，你知道西裝褲都是很緊很瘦的，那位西裝客覺察了，把身體一歪，臀部一挺，她的手便被褲袋拘

住，縮不回來，西裝客一喊，許多人都看見了，那女子就算被捉住，恰巧電車到站頭停下，售票員就報告了警察，把西裝客和那女子都叫下車去，我一時好事，也跟着下車，大凡捉住小結，都是先打一頓，再帶警局，但這是個年青女子，又很漂亮，誰也不好動手，那女子的手早已從西裝客的褲袋縮回來，她本來行竊未成，若央求幾句，也許能夠被釋放，但她還理直氣壯，滿不含糊，情願打官司，警察就把她和西裝客都帶到分局，我也跟了去，看到一位警官對她審問，問她姓名，她說，姓王名叫二姐，問她住址，他說新從北平來，在天津沒有住處，問他竊竊的事，他居然承認，而警官並沒把這案子看重，而且近日鬧糧荒，無論是法院警局，全不願添新犯人，因為添犯人就得管飯，所以他勸誠幾句趕下去了事，就又問她家裏有甚麼人，她說只孤身一個，甚麼人也沒有，問她曾作過甚麼職業，她說曾作過舞女，問她為甚麼作竊，她說因為窮得沒飯，又問為甚麼不去另尋正業，她說尋了許多日，只尋不着，老爺給我薦個事吧，警官對這個請求實在沒法答應，只得改口說，你既作過舞女，又很年青，想必有許多熟客人，為甚麼不找個合式的嫁給他，那女子聽了，忽然叫着說，老爺，你教我嫁給誰呢，若有人肯娶我，我早作太太去了，警官說，那必是你行爲不端，若不然我不信嫁不着人，那女子說，我就是嫁不着，有甚麼辦法兒，現在我學好了，老爺你娶我吧，房中的人聽了她的話，全都笑了，那警官真有些掛不住，立刻教傭文的把她送了總局，我沒工夫再等看下文，就出來了，這是我的故事，至於我說的女小結，和你昨夜所遇見的女賊，是不是一

個人，那就請你自己判斷好了，宛龍尋思着說，當然是一個人了，你所說她的相貌和口吻，完全符合，不過經你一說，倒更引起我的興趣，以後你若遇到這個女子，務必通知我一聲，我很希望見她，倘然你能設法替我尋找，那就更好，你成天在外面活動，對各處都熟悉，自然比我有辦法，祝華說，我在外面活動，是爲着自己的職業，難道拋開職業，專爲你去尋賊，宛龍說，請多費心，你若尋着了，我一定請客，祝華說，只請客不成，我還希望有交換條件，宛龍問有什麼條件，祝華說，就是上次所談的，我和朋友要組織文藝沙龍，你得作長期贊助人，宛龍說，當然可以，我不但在經濟方面幫忙，還能供給地址，方才你看見那座大客廳，可以隨便利用，不過得在你等着那個女子以後，祝華說，好，咱們一言爲定，你可不許反悔，宛龍說，你放心，我也是愛好文藝的，以前曾寫過一本新詩，你可記得，祝華說，豈止記得，有幾首還能背得出來，有一首最好的情詩是「你的眼兒像盞燈，你的眉兒像隻弓，你的鼻兒像座鐘，你的嘴兒像顆櫻，你啊，釘牢在我心坎好像一隻釘，現在你嫁人去了，好像大風吹滅了燈，兵士拉折弓，老和尚打碎了鐘，小孩子偷吃了櫻，我啊只好自己拔去心上的釘，」宛龍聽祝華背得一字不差，心中大爲高興，口中却謙遜了兩句隨即看了看表，又按鈴叫進僕人，吩咐教廚房多預備一點菜。祝先生在這裏吃，僕人應聲退出，祝華說，何必麻煩，我還有事，宛龍說，不要客氣，今天請你參加我們家庭聚餐，以後更可以常來，話未說完，忽聽樓上一陣劈拍花啦的聲音，好似碎了什麼東西，隨聽有婦人聲音拍案叫罵，又連聲喝道你那兒

來的這些錢，必是偷我的，偷錢要幹什麼，快說，你說不說，……宛龍聽着怔了一下，就立起走出去，祝華却十分納悶，在這豪富的人家，怎會有人偷錢，莫非是僕人，宛龍還有個兄弟，莫非那小孩子不學好，這喊叫的又是誰呢，方才自己和宛龍談了半天都是關於賊和小縉的事，想不到他家會又出了竊案，真好像氣機所感，有着預兆，想着聽樓上喊叫聲忽然停止，大約是宛龍上去給勸住了，又過了約有半點鐘，才聽宛龍由樓上下來在門外吩咐僕人說，我和祝先生兩個人在樓下吃，你就開好了，說着已走進來，坐在原處，向祝華說，你聽見樓上吵鬧麼，祝華只可點點頭，宛龍說，家父這個傢伙，簡直不可救藥，祝華聽他把家父和傢伙并爲一談，覺得真是清新的妙句，自己實在無法接腔，宛龍又接着說，不瞞你說，舍下的一切財權，都握在家母手裏，她爲着一種理由，只許家父吃飯，而不許他有錢，這是向來如此的，在方才咱們談話的時候，家母在家父身上翻出一疊鈔票來，這筆錢數目並不大，但在家父已經算犯了法，家母向他盤問，是那裏來的，家父完全招供了，原來他向來有種毛病，喜歡酸辣，辣的是喝酒，酸的是作詩，常和一班名士在一起，今天不是重陽麼，他在前幾天已約好一班朋友，在登瀛樓吃晚飯，可是他沒有錢，就拿出一件小古玩去賣，這種東西，舍下有的是，誰也不理會，可是他賣得錢沒藏嚴密，被家母發現，就把錢給沒收了，並且不許他出門，我以爲辦得很對，在這兵慌馬亂的時候不老實在家吃飯，還要弄這些無聊的事情，真教我們壽年人看不慣，祝華聽他對父親這樣批評，而他母親也對丈夫那樣管束，真有些奇怪，但不便



說什麼，這時僕人已放好桌子，把飯菜端上來，雖然只有四菜一湯，但還相當精美，宛龍還拿出一瓶威士忌來同飲，祝華看着心想，李宅度日的情形，並不儉樸，少爺平常吃飯，已然如此講究，何必老爺偶然請一回客，竟而萬分艱難，逼得暗地賣東西，被發覺以後，還成爲一行大罪，真教人莫明其妙，兩人吃着，宛龍又談起他個人的私生活，本年夏天，在北平住了兩個多月，又到上海去玩了一趟，中秋節前才回天津，並且對聲色狗馬一切的事，都說得十分內行，談得津津有味，好像他本身的作爲，却很有聊似的，祝華只默默聽着，不住點頭，要知道世界上最足快意的事，是對人家發表自己的意見，而最討人喜勸的事，是靜默的聽別人發表意見，這道理很明顯，譬如有一羣人談論政治，大家互逞意氣，某甲還未盡其詞，某乙搶着反駁，某丙還未說完他的話，某丁已搶過話碴兒，自己發揮高論了，於是各人可以拋開了所辯論的問題，由這種爭競的態度，便要破裂了感情，互相仇視，但內中若有一個某戊，一直在默默靜聽，對任何人也不插言，也不反對，只很入神的聽着，結果一切的人，必都對他發生好感，認爲是自己的同情者，其實他並沒有準主意，也不能說什麼，只能老實聽旁人說話，以處世哲學而論，只肯閉住嘴聽旁人說話，已可成爲可愛的人，甚至能由此飛黃騰達，據說有這麼一個人，就是由肯聽人說話而升官發財，原因是這個人認識一位大官，那大官有什麼政見，便對他講說，有什麼牢騷，便對他發洩，他聽着只唯唯諾諾，但在神色上表現出很了解，很同情，那大官漸漸離不開他，常常邀入密室，作長時間的傾談，旁人還以爲他是那大官

的智囊，所以常常需要領教，其實他並沒貢獻過絲毫意見，而那大官並不需要別人參加意見，只是需要一個人老實聽他說話而已，這種事看的容易，實際却難，人人都有張嘴，有隻舌頭，誰能忍得住呢，我們每日可以遇到一千個善於談話的人，而遇不到一個肯聽人說話的人，比如你對朋友背誦一篇自己得意的文章，那朋友聽到半截，忽然插口說他也曾作過一篇類似的文章，內中有幾句還覺得得意，於是朗朗的背誦起他自己的，把你的話頭打斷了，你一定十分掃興，也許由此大為生氣，本來打算請那朋友吃飯，竟因此作為罷論，但當另一位朋友，對你訴說一件他所身經的事，你也未必肯靜聽到底，說不定在半路上感覺不耐煩，或是想起自己的事，張口就截斷對方的話頭，對方在這時對你作何感想，也就可想而知，倘然你會託他謀事，他已經答應了，只因這一點小節，而袖手不管，也未可知，所以肯聽人說話的人是最聰明的人，只可惜許多聰明人，都因為愛說話而誤了大事，這時祝華可並非不愛說話，他也不懂這種處世哲學，只是對李宛龍本人，和他的家庭，都發生了興趣，就用另一種眼光觀察他，另一種心理聽他說話，自己倒不大開口了，那知宛龍倒因此對他發生了好感，飯後又要邀祝華出去玩，祝華因自己還有正事，就辭謝了，宛龍又教他有暇常來過訪，臨行又叮囑務必尋訪那個女賊，祝華答應着，告辭出來，他走在路上，心中充滿了奇怪的感覺，他這時並沒有尋思去查找那個女賊，也沒想自己所要辦的文藝沙龍，而且覺得李宛龍這一家情形特殊，很能使人發生研究的興趣，祝華和李宛龍原是同學，不過隔着一班，交誼並不密切，只知道宛龍的

父親李壯秋，在很早的時候，作一任什麼局長，頗爲有錢，所以宛龍養成了一種執袴習氣，除此以外，別無所知，現耗要打聽他家的底細，恐怕不容易，好在事不干己，就不知道也罷，想着就自己回報館幹他的正事去了，其實李壯秋的細底，並非沒人知道，而且在幾點鐘以後，便有人要當衆宣佈了，可惜祝華枉作了新聞記者，竟不能知道這個消息，未能如時趕往參加，那是在下午六時以後，在一條繁華街市的側面，有家登瀛樓飯莊，三樓的一間大房間內，坐着七八個人，這七八個人，雖然由衣服上面，也可以看出貧富的差異，有的綢緞馬褂，有的只穿一件舊布夾袍，在深秋天氣中，顯得頗爲瑟縮，但年紀差不多在四十以上，六十以下，說話文文縐縐，走路搖搖擺擺，一望而知都是文人墨客，但內中只有一位身量矮瘦，面色焦黃，看年紀至多不過三十歲，却也穿着瘦袖的袍子馬褂，頭上戴瓜皮小帽，還釘着紅疙瘩，鼻梁上架一付寬邊眼鏡，那態度那打扮，直比座中最老的人還老，好像新竹器上面抹硝酸，使其變色，冒充古董，但看着究竟不同，只可謂之假老，這幾個人就是李宛龍口中所謂的無聊名士，也就是李壯秋所約來賞重陽的客人，人不可貌相，莫看這班人現在外貌寒酸，但當初也有過好時候，或者作過官，或者作過像樣兒的事，至不濟也是名門公子一流，因爲在起初若沒有一點地位，絕對不能成爲名士，名士原是吃飽了幹的，但現在已不能吃飽了，由於大時代的動盪，社會階層起了變化，販夫走卒也能一躍升天，市僧流氓也能發了大財，惟有這種文士，却給壓在最下面，永遠不易翻身，譬如說，你有膀子氣力，可以扛大個，你打得一

手好算盤，可以經商，你會一點專門技術，便是最受歡迎的工人，你念了許多線裝書，一肚子先王之道，或是五言詩作得比劉長卿還好，那可無處安置，只可老實在家裏餓着，但也不可一概而論，有的既飽古學，又富新知，或另有特殊技能，也未嘗沒有辦法，惟有這班光緒初年降世，由宣統間腦子便生了誘的人，或是生來較晚，而故意使腦筋澀滯，永遠不肯揩油泥的人，才會被時代擯棄，永無發展的機會，在這時候，若有人作上下平七律詩三十首，獻給當道，管保沒人理睬，即使黃仲則復生，寫一首全家都在秋風裏，九月衣裳未剪裁的詩，寄給市長，市長也只好批示與難民一例救濟，這並非古今人不相及，也並非今人不解憐才，而是時代已變，黃仲則不特不是人才，而是廢物了，但這班食古不化的名士，還希望在上者有人宏獎風流，把他們安車蒲輪迎爲上客，那豈不和作夢一樣，於是他們的詩，又確是愈窮愈工，而牢騷也越發越大，漸漸變成不近人情，不過今天這班人，却是頗合人情，他們從昨天接到李壯秋邀宴的詩帖約定的時間是下午六時，却在四時後就陸續來到，這倒不是如西廂記所說，酸秀才問道請，早是五臟神願隨鞭鐙，馳驅而來，實在因爲近來物價高貴，請客的太少，好容易得到機會，爲什麼不多談一會呢，好在每人都是閒着沒事，與其在家枯坐，還不如早到飯莊，尙有茶可飲，有烟可吸，甚至有點心可以解餓，即使主人未到，那也無妨，只客人互相談談文章，發發牢騷，也很有益衛生，無傷雅道，於是在烟茶之餘，這位拿出一疊詩稿，請大家傳閱，那位拿出一篇近作，請吟長指正，結果總是同聲誇贊，不是李杜復生，就是

蘇黃再世，被贊的人揚眉吐氣，也足以得意一時，這七八個人就這樣興高彩烈的談着，內中以一位穿灰色素寧綢棉袍的禿老頭兒，談得最爲高興，寧綢這種東西，在市上斷注至少已有三十年，當然是一種古裝，但這古裝已破舊不堪，很多處露出棉絮，這位禿老頭兒，倒是不恥敝縕袍，而且很能如聖人的至仁忘己，把茶烟招待他人，用好聽的話諂媚每一個人，還有那位最年青的假古董，也扯着雞嗓子，和他互相和答，那禿老頭兒忽然嘆息着說，在這年頭兒，朋舊凋零，文譏寂寞，我們在這重陽佳節，居然還能置酒高會，實在難得一此樂，可謂二百年來未有矣，那位假古董接口說，我們還得感謝壯秋先生，若不是他主持風雅，我們焉有此樂，所以我說，此樂固二百年未有，此人亦五百年一生，諸人聽了全拍手說，誠然，誠然，壯秋之功殊不可沒，這時一位坐在沙發上的人，約有五十多歲，身材細瘦和竹竿一樣，臉也長得像驢，但口中的白牙却很像貓，尤其開口笑時，更像貓要咬人的神氣，他站起來說，所以我在這裏正要贈壯秋一首詩，等他來時再寫出來，現在先發表兩句最警策的是，壯不如人何况老，秋之爲氣橫於冬，衆人聽了又紛紛贊好，禿老頭兒更幌着禿頭說，妙妙，絕妙，這是貫頂格，尤其妙在橫字，胡悅老的大手筆，真是前無古人，那位胡悅老方在得意，忽然旁邊又有個瘦小枯乾的紅鼻子老頭兒說，胡悅老算作是太好了，不過兄弟還要作一字商量，你看，壯秋兄當初曾作過局長，現在仍是富家翁，在座的人恐怕誰也比不上，怎能說他不如人，何况他今天作主人請我們吃飯，又怎忍說他不如人，所以兄弟主張把上聯的壯不如人，改作壯

已勝人，這樣意思就全反過來了，下面的何況老三字，也變作老當益壯的意思，衆位以爲如何，衆人又同聲贊美說，改得好，改得好，那位假古董更拍手說，這兩字推敲真不讓韓文公專美於前，勞野嶂先生實是聰明絕頂，回頭我們在座的人，都該恭賀三杯，原來那位紅鼻子名叫勞野嶂，他聽了衆人的恭維，不由笑容滿面，把頭兒連連搖動，但那位胡悅老却氣紅了臉，口中喃喃的說，臣之壯也，猶不如人，這是左傳裏的話，壯已勝人並沒有典，也不渾成，我看還得斟酌，勞野嶂也反口說，悅老你太食古不化用事用典，也得顧及題目，不能看得這樣滯呀，胡悅老聽着眼都瞪大了，似乎就要叫喊，還是那禿老頭兒機靈，急忙插口說，呦，天不早了，總有六點多了，在座的人都沒帶表，房中也沒有鐘，只見窗外已經黑了，假古董就說，一定六點過了，禿老頭兒說，主人怎還不來呢，這句話提醒了衆人，都把注意移到主人身上，交口說，真有點奇怪，他不該來得這麼晚，莫非家裏有事，勞野嶂就提議給李宅打個電話問問，假古董立刻高喊夥計，一個堂倌進來，禿老頭就吩咐給李宅打電話，告訴李二爺，客人已到齊了，只等他自己，務必快來，堂倌問是什麼號碼，假古董就說，你自己查去，李壯秋誰不知道，堂倌便退出去，這時衆人都已飢腸轆轆，但因主人不在，誰也不敢吩咐擺座上菜，只可等着，過了很大工夫，堂倌才進來，報告說，李二爺病了，不能來，衆人聽了這句話，立時起了暴動，紛紛叫着說，怎麼，他病了，他是主人，憑什麼不來，把我們等在這裏，豈有此理，這不像話，堂倌一見衆人氣勢洶洶，心想請客的不來，怎麼朝我發脾氣，就

又說，電話裏說是病了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禿老頭兒說，李宅只說是病了，可還有別的話，堂倌說，我已通了電話，一提催請，那邊就說二爺病了，不能出門，跟着把電話掛斷，衆人聽了面面相覷，都知道這一頓美餐將要銷歸烏有，還是禿老頭兒有主意，向堂倌說，必是你沒弄明白，我自己打電話去，說着就向外走，衆人都說，好好，還是杜子騰老兄有辦法，杜子騰走到外面，由堂倌指引了電話機，又告訴了號碼，杜子騰叫通了，問明是李宅，就說自己姓杜，今天李二爺在登瀛樓請客，全到了，請他快來，對方接話的是女人聲音，答說，李二爺有病不能出門，杜子騰說，可是客人全都到了，對方的女人說，到了活該，我們這是病了，若是死了，也得請客呀，說完立刻把線掛斷，杜子騰這才斷了指望，嗒然回到房中，向大家報告實情，衆人臉上都掛了一層霜，瞠目無言，杜子騰頓足說，李壯秋簡直混賬，這不是要我們麼，假古董說，他不來可怎麼辦，胡悅老苦笑着說，那末只好散了，衆人一聽，全立起來要走，這時一位大頭小身子，下頰尖瘦留着兩撇小鬚的溫三七，擺着手說，等會兒，現在咱們要走，也得給人家錢呀，喝的茶，吸的香烟，吃的瓜子點心，飯館肯教白擾麼，衆人聽了又復怔住，沒一個答碴兒，這樣沉默了半晌，溫三七忽然一拍手說，我想起來了，咱們可以問問，李壯秋在這兒有賬沒有賬，若有賬我們就吃了記他的賬，衆人聽了好似在黑暗中得到一線曙光，同聲說對對，快問明堂倌，仍由假古董把堂倌叫進來詢問，堂倌不知道，又出去問櫃上，須臾進來報告說，李二爺沒有賬，衆人一聽，又閉了氣，真是多一層希望，多一

次失望，堂倌見衆人都垂頭喪氣，一語不發，就問諸位還等人麼，可要開菜單看看，杜子騰擺手說，你先出去，聽信兒，堂倌忙退出去，房中原人急忙開緊急會議，因爲在座者誰也沒有財力作東，只可一散，但是散時也得花錢，誰也不肯獨解慳囊，於是勞野嶂又提議由大家共湊兩元錢作爲酒資，以便拔腿，早早離開這傷心之地，衆人自不便反對，正在各自掏錢，忽聽外面高喊十七號，隨見門帘一啓，有個人走進來，年約二十七八歲，細長身材，雪白的圓臉兒，眉目清秀，身穿嶄新的烟色西服，氣概十分昂藏，在座的人全都一怔，因爲並不認識，還以爲走錯了門兒，只有胡悅老叻了一聲說，這不是趙世兄麼，那個少年很恭敬說，胡老伯，家父派我來，對李壯秋老伯道歉，因爲家父由瀋陽來了個老友，只能在天津耽擱一天，明天就要去上海，家父只好自作主人在家裏請他，所以不能到這裏來了，李老伯呢，胡悅老嘆息一聲說，別提了，李壯秋下帖約這一次重陽雅集，我們都來了，他又說有病，臨時不到，把我們等在這裏，幸而你們老太爺沒來，來了也得生氣，現在我正預備湊錢……那位趙世兄聽了他的話，又見衆人都在數錢，就問諸位老伯還沒吃麼，胡悅老說，自然沒吃，我們等到現在，才知道他不來，趙世兄立刻回頭叫了一聲，堂倌很快走進來，陪笑稱呼趙二爺，趙世兄說，你給預備一桌鴨翅席，要特別作好些，開菜單請他們幾位看，再預備好酒，吃完了寫我的賬，堂倌連聲應應的答應，衆人聽着方在一怔，那位趙世兄已鞠躬說，諸位老伯，小侄我還有事，不能奉陪，實在有罪得很，請您幾位隨便吃一點，小侄我跟您告辭，說着又鞠一個躬，



衆人都呵呵的說，那怎麼好，那怎麼好，胡悅老也說，趙世兄你何必……趙世兄說，小侄應該孝敬，請不要客氣，請坐請坐，再見再見，說完，向後倒退兩步，便轉身走了出去，隨聞外面一疊聲的喊叫二爺，直把他送下樓，想見這位趙世兄不但和飯莊極熟，而且是有資格的老主顧，這時房中諸位名士的心情，實在不易形容，只可作個不近情理的比喻，一羣在海中覆舟的人，沉溺在波濤中，將要淹死，忽然天上有觀音大士現身，用手一點化，在溺人下面現出一隻大船，把他們救了起來，並且船中有糧有米，和一切的東西，但再看天上的觀音大士，已經隱去不見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誰不得跪着叩頭，高宣佛號呢，但衆人被這位驟然而來瞥然而去的俠客，鬧得有些迷惑，還沒說出話來，胡悅老已很得意的開口了，他說，你們都不認識吧，衆人全都搖頭，胡悅老說，提起他的父親，大概總有人知道，他父親是十幾年前作過鹽運使的趙渭占。話未說完，杜子騰接口說，和趙渭占以前很熟，在民國十二三年時，他在鹽務署作司長，我是科長，還有僚屬的關係，勞野嶂說，我也見過，前者毛省長的少爺結婚，趙渭占作證婚人，我作司儀，還同席吃過飯，胡悅老說，不過你們近些年總不會見着他，他早已回河南故鄉去納福了，經過這次抗戰，他又到了四川，勝利以後，才又北來，他曾去拜望我，據說故鄉田產已經蕩然無存，只好仍到天津作寓公，好在少爺已經接續起來了，這位少爺名叫明甫，還不到三十歲，現在入了商界，組織一家進出口公司，自己作經理，很是發財，你們瞧，小夥兒多麼精神，作事多麼漂亮，作事多麼漂亮，趙渭占真是有福的。衆人聽了

他的話，全都發出嘆息之聲，一半是贊嘆，一半是自嘆，因為在座的人，除了假古董尙是繆夫以外，其餘都已有兒子，而且年歲都不小了，大概他們的兒子，都不大有出息，所以對於趙渭占生有佳兒，老境芳甘，不免由羨慕而自傷，勞野嶂尤其觸動心事，捻着鬚子發怔，幸而堂倌進來，遞上菜單，才打斷了話頭，但大家都不肯接菜單，推讓半晌，才公推胡悅老鑑定，菜單上有紅燒魚翅清蒸肥鴨，還有若干炒菜川菜，及兩道點心，可謂應有盡有，杜子騰在旁連叫太講究了，旁人也無可挑剔，於是在一片滿意聲中，把菜單交給堂倌，吩咐快擺，堂倌早已預備好了，先擺上冷菜和酒，大家才紛紛立起，互相讓座，要知道讓座這事件，確是文人們最大的典禮，因為自古以來，文人總是和官場科第有關，所以對於揖讓進退的禮節，已成爲傳統的習慣了，比如農家吃飯，雇工和田主，可以隨便雜坐，不管誰上誰下，商家吃飯，二掌櫃坐到大掌櫃上首，也沒有問題，惟有官場，必得以官階定高下，主人若把知府讓在道台上首，那就成了大逆不道，道台可以拂袖而去，而科第中人更講究輩分，若是同席有幾位翰林，主人非得查明登科年分，以便排定位次，若有顛倒，把丁卯科的讓到甲子科的上面，必致造成不歡的局面，講究真是太多，這班名士，雖然論起來還沒有以上的資格，但他們總是文人一脈相傳，還是守着舊禮，於是你謙我讓，費了總有半點鐘，因為沒有主人安席，只憑客人自己辦理，麻煩更多，所幸大家肚子都餓，才把溫三七強按在上座，然後各據一方的坐定，自然都搶下面，然後挨個兒再向上挪，終於停止紛擾，互相斟滿了酒，又照例立起

向主人道謝，無奈席上沒有主人，只可虛應故事的說一聲了事，杜子騰喝着酒，首先稱讚，酒味真好，太破費了，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，既然吃人家的飯，必得誇讚幾句，方爲合禮，主人也必得說不成敬意，才算漁樵問答，合成一套，杜子騰雖然知道眼前沒有主人，但因早已養成習慣，不禁衝口而出，溫三七說，今天大家應該痛飲，若沒有最後的轉機我們已經淒淒涼涼的回家了，假古董說，此之謂命不該絕，五行有救，胡悅老點頭說，誠然，不過你不該說得這麼可憐，應該說，天之將賜美食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然後……說到這裏，堂倌端上了第一道菜，杜子騰接口說，然後，然後紅燒魚翅來也，衆人全都大笑，跟着就大嚼起來，須臾盤已見底，勞野嶂才開口說，我想李壯秋真是豈有此理，若沒有這位趙世兄救駕，我們就太慘了，古時齊人雖然乞食播間，還能壓酒食而後返，我們空着肚子回去，何顏以對妻孥，說着喝了一口酒，又搖頭幌腦的哼着說，幸有白衣來送酒，未教黃菊笑流觴，假古董聽了首先拍手說，野老真是出口成章，黃菊白衣都是今天的典故，胡悅老忽然啊了一聲說，不對，不對，這有毛病，假古董問什麼毛病，胡悅老因方才勞野嶂擅改他的佳句，心中不快，這時抓着把柄，自不饒人，就說，王右軍流觴曲水，流觴必得在水邊，現在我們在高樓上面，那有水呢，野嶂這句未免欠通，胡悅老說着眼望着勞野嶂，以爲這致命的一擊，必能把仲問得張口結舌，那知勞野嶂竟微笑着說，悅老你又弄錯了，我這流觴的流字，是當流產的流字用，意思是說幸而有人請客，否則我們的觴詠之會，就

得流產，要被菊花所笑了，胡悅老仍很不服氣的說，自古至今，沒有這樣作法，簡直胡來，杜子騰見二人又要衝突，忙打岔說，李壯秋這玩笑真鬧得不小，明天我得寫封信問問，這是什麼意思，溫三七說，什麼意思，簡直拿我們開心，勞野嶂說，你個人本來不是我輩中人，莫看他富翁又作過不小的官，論起出身，實在有限，而且頗有醜史，我和他相識多年，倒能知道大概，杜子騰說，你既知道，何妨說出來給大家下酒，勞野嶂聽了，便乘着酒意，把李壯秋的歷史全說出來，原來李壯秋現在已經五十多歲，在三十多年前，只是個很可憐的窮小子，父親本是一家商店的管賬先生，在他十幾歲時候，便已去世，剩下他和母親，淪落無依，幸而街隣有位開小藥舖的全先生，看他身世可憐，人還伶俐，就收留作小夥計，那全先生名叫全知能，不但開藥舖，還能行醫，從內外婦兒以及針灸按摩各科，無所不能，只是生意並不太好，僅能湊合吃飯，他還有一位太太，一個女兒名叫金子，都住在藥舖樓上，李壯秋初來只是學徒，過了二年，他母親又死了，更是無家可歸，全知能就叫他住在樓下，進一步收作徒弟，每晚有暇，便教他讀書寫字，或是念些藥性賦湯頭歌，光陰迅速，他已到了二十歲，全先生的女兒金子，已到了十八歲，一雙少年男女，日常見面，自然容易發生問題，有一天不知怎麼被全先生看出情形，大怒之下，就把他趕了出來，那知李壯秋竟由此轉了好運，人的命運，真是無定，他竟然應了寒翁失馬焉知非福的古語，這時正值京奉鐵路招考車僮，他就去報名，居然被錄取了，派在頭等車上服務，幹了一年，竟在無意中受到一位闊人的賞識，

那位闊人就是有名的政客宋楚弓，曾作過財政廳長和關監督等職務，時常奔走於京津滬保之間，有所活動，在火車上看見李壯秋，很喜歡他聰明，宋楚弓正籌備組織一家實業公司，李壯秋倒是個有志的人，聽得這消息，就懇求宋楚弓提拔他改業，宋楚弓居然答應，過些日李壯秋便進了籌備處辦事，到公司組織成功，李壯秋已深得宋楚弓的信任，成爲親信職員，時常代辦私事出入宋公館，連宋楚弓的太太，也很喜歡他，又過了一二年，宋家忽然出了逆事，原來宋楚弓有個獨生女兒，名叫采蘭，已經二十多歲，因爲宋楚弓頭腦較舊，不許女兒上學堂，只在家中延師讀書，那知竟會變生肘腋，采蘭和老師發生關係，肚皮大了起來，宋楚弓發現之後，怒極欲狂，竟把老師送了官，還要把采蘭置之死地，但結果並沒實行，只將那老師在警局押了幾月，然後驅逐出境，采蘭則仍收在家中，等待產期，生下個男孩子，宋太太不忍弄死，就送一個女僕，加贈銀錢，令其帶去養育，采蘭照樣作她的小姐，只是行動失了自由，而這件醜事，已鬧得盡人皆知，采蘭既然未嫁生子，家庭中勢不能再容留這丟醜的女兒，必須趕快加以編遣，因爲事情是在廿多年以後，當時舊禮教的力量尙還雄厚，才逼得宋楚弓夫婦不得不快打主意，若到了二十餘年後的今日，這種事已成司空見慣，便不須多費腦筋，先養孩子而後嫁的小姐，儘有得是，誰也不大理會了。但宋楚弓已把事情鬧大，再想將采蘭嫁給同等的豪門巨族，已不可能，只得降格以求，拚着賠些嫁妝把她嫁給窮人，以爲出脫之計，這倒頗合商業原理，殘貨就該賤賣，同時也算給采蘭一種懲罰，但把她嫁給誰呢，宋楚弓對於親

生女兒，也不忍過於凌踐，還要給她尋個好一點的丈夫，幾經選擇，還是宋太太獨具慧眼，看中了李壯秋，宋楚弓也很同意，於是這個幸運的綵球就落到李壯秋的頭上了，及至託人說媒，李壯秋雖然對采蘭的事頗有風聞，但他好比一位在冬天露宿的人，忽然有人贈給一所房子住，自然喜出望外，即使那房子有點漏，他也願意接受的，何況房子下面還許藏有金礦呢，他答應以後，這件親事很快的成就，宋楚弓並沒委屈姑爺，嫁奩是嫁奩，現錢是現錢，另外還給了一所房子，天下的事，有時真教人難於逆料，在結婚的一天，宋楚弓正在喜筵上陪親友飲酒忽然接到一封北京來的電報，原來他所鑽營的全國烟酒公賣局局長，已經正式發表了，親友紛紛慶賀，宋楚弓十分高興，認為李壯秋給自己帶來了好運氣，由此更另眼看待，李壯秋和采蘭結婚以後，夫婦十分和美，而采蘭在母家的地位，也恢復了原狀，仍是有地位的姑奶奶，她以前的錯事，好像一出嫁人就被人忘記，等於妓女從良之後，只要循規蹈矩，誰也不忍再提起她的風塵舊事，這就叫一床錦被遮百醜，人生何必問當年，那知采蘭終於是個有志的人，她對於丈夫的地位，頗不滿意，想要設法造就他，好在有身居高位的父親，提拔一位姑爺，總不是難事，她就向宋楚弓纏磨不休，宋楚弓管理全國烟酒公賣事務，缺分甚多，自然可以設法安插，無奈采蘭定要替李壯秋討一個最肥的分局長，這倒使宋楚弓爲了難，因爲李壯秋對稅務毫無經驗，如何能作局長，但也並非沒有通融辦法，宋楚弓辦稅多年，手中儘有能幹人才，就挑出幾個最老練的，作爲班底，隨同李壯秋前往，李壯秋只膺局長虛名，由班底

代爲辦事，並且採取戲院前後台分賬辦法，把好處由局長和班底平分，各得五成，局長就是永不問事也沒有關係，好在這羣班底，都是宋楚弓舊部，也不會欺騙姑老爺的，李壯秋所得的缺分，先是在直隸省臨海的一個很富饒的小縣，幹了半年，又調到天津來，那時天津尙未設市，還只是一個縣分，但因地方繁華，稅收豐富，李壯秋由此大發其財，在租界置了幾處產業，這時李壯秋貴爲局長，自然常有應酬，有一天他應朋友邀宴，在席面上遇見一個妓女，十分面熟，那妓女也認識他，原來就是李壯秋的舊主全知能的女兒金子姑娘，不知怎麼會淪落風塵，二人相見，不免脈脈含情，被朋友看出來，好在席上的人都是巴結局長，欲有所求的，就由原主退讓，把所有權轉移給李壯秋，因爲當着人不便說話，飯後又一同到了金子的香巢，仔細一問，才知道在去年春天，全知能給一個人治病，下錯了藥，鬧出人命，被事主捉住要吃官司，經人調解，由全知能代爲棺殮發葬，並且作孝子頂喪駕靈，這樣把禍事脫過去，但已塌下許多虧空，把小藥舖也倒出去，他的行醫事業，也就此完結，再也無人領教，全知能因此得了夾氣傷寒，他恪守醫不自醫的古訓，不敢給自己開方，又沒有錢另請名醫，結果竟就誤了性命，他的太太連遭打擊，不久也抑鬱而亡，只剩下金子孤身一人，受了隣居壞人引誘，竟而落水爲娼，改名亞仙，已混了一年多了，李壯秋回想舊事，不勝感慨，他對於舊時初戀的情人自不忍棄置不顧，而且亞仙比當初又出落得漂亮許多，他不由有些迷惑，從此常常來往，不久就給亞仙贖了身，另買了所小樓房同居，李壯秋確是十分檢點，只怕被采蘭知

道，惹起風波，向來不敢在亞仙處過夜，便在白天，也只取遊擊方式，出沒無常，但一個人不要有了外遇，無論男女，只要心有旁注，怎樣也瞞不住人，尤其瞞不住同床的人，任憑李壯秋怎樣小心，也不免有破綻，落在采蘭眼裏，這時采蘭正生下一個男孩，就是長子宛龍，論理李壯秋乍爲人父，應該如何高興，那知他竟不甚理會，因爲亞仙恰巧也懷了孕，亞仙在風塵，肚皮毫無變化，自嫁給李壯秋，居然二五之稱，妙合而凝，李壯秋自是得意，亞仙懷孕害口，常鬧不舒服，李壯秋不免心中牽掛，又因采蘭正在產褥期中，夫婦分房而居，他有一兩次竟而大着胆子夜不歸營，被采蘭知道，她本來城府深沉，雖然料着丈夫必是在外面有了毛病，十分氣憤，但却不動聲色，只用心設法查訪，這種事是很容易的，因爲李壯秋變爲局長，當然備有自用車，而一班闊人的自用車，無論是汽車，無論是三輪，都容易洩漏主人的祕密，車是死物，不會說話，致命傷是車夫，固然一個人若去作祕密的事，可以不坐自用車；但是不成，既然有了自用車，那就非坐不可。若是向來每出必車，忽然一天自己徒步出門，那就先要惹起別人疑惑，認爲必是去作不可告人的事，否則爲什麼放着車不坐呢，因此主人若有祕密的事，總不免被車夫所知，所以有些聰明人，雖然富貴，永不肯置備自用車，表面上是厲行節約，實際都爲享受行動自由，保持交際祕密，李壯秋却不夠聰明，向來只用一點錢封閉車夫的嘴，及至采蘭拿出更多的錢，給車夫的嘴啓封，一切祕密就都合盤托出了，采蘭知道了內幕，並不驟然發動，只在暗中佈置，好在她娘家有勢力，可以運用，等到一切佈置好



了，有這麼一天，李壯秋起得很早，由大公館出門，據說是到局裏辦理要公，其實他作局長以來，向未在上午到過班，他只是藉題奔小公館，再繼續睡一場早覺，那知還沒過一點鐘，忽有大隊人馬蜂擁而至，內中有采蘭和她的母親宋太太，還帶着幾個得力女僕，另外還有本區的一位警官，帶領三個弟兄，好像來辦要案似的，其勢汹汹，原來采蘭曾借假宋楚弓的名義，給天津警察廳寫信，要求查拿一個破壞她女兒家庭的娼婦亞仙，警察局長不能不賣面子，就允許采蘭隨時可以向本區調用警察，協助捉姦，這時采蘭在佈置停妥之後，率領人馬，直入小公館，把李壯秋堵在亞仙床上，采蘭先打了李壯秋幾個嘴巴，罵着你辦得好公事，你是替國家收稅，還是把國家的稅來嫖女人，罵着又教女僕把亞仙從床上揪下來，跪在當地，也給凌辱了一頓，便要警官帶案打官司，李壯秋已嚇得魂飛魄散，又知道一打官司，自己必將丟官罷職，而且後果不堪設想，只可苦苦央告，央告了太太，又央告丈母，只要從寬免究，自己情願悔改，結果還是宋太太說着，采蘭才提出條件，第一，要李壯秋和亞仙永遠斷絕關係，第二，要限制李壯秋行動，再不許獨自出門，第三，由局中到李壯秋家裏一切財權，都移歸太太管理，從此不許過問，李壯秋既怕采蘭的兇悍又顧惜自己的前途，知道若不答應，連局長也將坐不成了，更莫說還有許多可怕的后患，他為保護自己，只好犧牲亞仙，就完全答應了采蘭的條件，但亞仙肚裏還有他的種子，實在捨不得拋棄，就向采蘭要求，希望把亞仙留到生產之後，再行驅逐，保全李門一點骨肉，這辦法就叫作留珠還櫝，那知采蘭聽了，更跑

哮起來，大叫什麼野種，我絕不要，你若還捨不得，咱們就打官司，憑官判斷，我也不跟你過了，宋太太也幫着女兒，責罵姑爺，李壯秋不敢再說，這時便有局裏的兩位高級職員，也就是宋楚弓派來的班底排闥而入，進行調解工作，他們是怎麼知道的，被誰請來的，那只有天曉得了，這二位職員當然是采蘭一黨，完全依照她的意旨行事，其中一個把李壯秋押解回大公館去，這邊小公館的善後，由采蘭全權處理，采蘭毫無慈善的心，把亞仙立刻驅逐出門，但還算厚道，不但把衣飾准許拿走，並且還給了一筆現錢，不過也有交換條件，就是要亞仙寫個字據，承認會有妨害家庭行爲，承認和李壯秋同居時日甚短，腹中的胎是與別人野合而成，與李壯秋並無關係，承認以後再不和李壯秋見面，若有反覆，情甘認罪，這字據是采蘭教人寫好，要亞仙簽字按斗箕，亞仙原本不肯，但是一個弱女，被勢力壓迫，呼天不語，喚地不應，又見李壯秋已變了心，心中完全絕望，再經采蘭的許多黨羽連嚇帶騙，結果她只可屈服了，含淚出門，從此這可憐人就沒有消息，采蘭還不解恨，先把小公館的傢俱出賣，又把房子賤售，這才算掃穴犁庭，澈底乾淨，但事情並沒有完，因為亞仙並沒有死，倘若法律上可以特許貴官的小姐殺人，不必償命，采蘭一定要殺死亞仙的，只可惜創造法律的學者不通人情，無論多麼闊的人，殺人也一樣有罪，采蘭才饒了亞仙的性命，但是留下這個人，等於給自己留下後患，倘然李壯秋再和亞仙遇見，豈不又是問題，於是采蘭首先監視李壯秋的行動，絕對不許獨自出門，無奈李壯秋作着官，不能沒有應酬，到了必須時候，還得把囚犯放出

去，周旋於貴游之間，李壯秋倒很能忍受這監牢生活，老老實實的閉門思過，但采蘭對他偶然出門，必須佈置周密，加以監視，感覺大傷腦筋，就又改變辦法，求她父親宋楚弓，把李壯秋調到黑龍江北部一個縣分去，地位仍是局長，但等於充軍邊遠，一半是懲罰，一半是防患，不過采蘭也是跟了去的，李壯秋在那邊遠地方，自然安分得很，但也寂寞非常，所幸局中有兩位老夫子，舊文學根底很深，李壯秋無聊之極，跟他們學會了平平仄仄，天對地，雨對風，漸漸能把五個字或七個字聯為一句，四句或八句，聯成一首，學會了作詩，既會作詩，當然就是詩人，既是詩人，就該起詩社，於是他在黑龍江邊區，居然頗為風雅，振興文學，很為一二家村學究所稱頌，據說他有一首咏雪詩，最為膾炙人口，原文是「無邊大雪紛紛下，柴米油鹽都長價，入夜只疑雪已停，朝來還是那麼大，」這首詩曾越過邊界，為外國人所傳誦，可見不止價重雞林了，他在黑龍江住了四年，宋楚弓落職，他也跟着丟了官，才回到關內，但采蘭又另給他謀了個差使，在青島住了兩年，這時已是北伐成功，舊官僚完全下野閒居，李壯秋這樣攀龍附鳳的，更絕了仕進之路，他一家才回到天津租界來住，好在已有了相當財產，生活優裕，頗可以優遊終身，但李壯秋在采蘭管制之下，仍然作家庭中的囚犯，沒有財權，沒有自由，這樣又過了十多年，李壯秋年紀已然大了，長子宛龍已然成人，次子狄龍，也已十二三歲，他才得到極小限度的自由，可以在出必告反必面的方式下，偶然出門一次，他這時自然也沒有其他野心了，只和一班所謂名士來往，飲酒賦詩，尋此無聊之樂，這就是李壯秋

的列傳，勞野幃早年也曾在煙酒公賣局作過事，所以深知其詳，當時滔滔不斷的說了出來，在他只是因爲李壯秋失信不到，幾乎害得自己晚飯無着，才以報復的心理，宣佈他的隱事，但在說話時候，並沒耽誤飲酒吃菜，到說完時已經上了鴨子，他的舌頭也有些短了，衆人聽着，都在譁笑之中，感覺有趣，杜子騰說，這件好事真該浮一大白，我們滿斟一杯，喝齊了吃飯吧，鴨子都上來了，說着就拿起酒壺斟酒，那知壺已空了，正要喊堂倌，不料堂倌未待呼喚，已走進來，假古董喊了聲添酒，那堂倌好像沒聽見，眼望着座裏衆人說，這屋裏有位在鷄鴨胡同住的勞先生麼，勞野幃立起來說，我就是，有什麼事，堂倌說，有人找你，勞野幃很詫異的問誰找我，他在那兒，同時離座而起，向房門走去，這時已見一個人走了進來，約有二十多歲，身穿黑布短衣，上面洒滿了白色斑點，臉和手脚也十分污穢，一望而知是個油漆匠人，才作完粉刷房間的工作，這個人在飯莊中出現，是很不調合的，勞野幃却認識是自己同院居住的隣人楊老鐵，不由有些臉上掛不住，在這大庭廣衆之間，應該有貴人來訪才可以給自己大增聲價，如今竟來了這個衣冠不整的匠人，豈不丟臉，就沉着臉說，老鐵，你幹什麼來了，那楊老鐵說，勞大爺，你兒子勞祖望，在外面當小絡，被警察抓去了，是我下工時路上親眼看見的，回家告訴勞大娘，勞大娘急得直哭，煩我來找你，我在胡同外煤廠借了輛自行車，騎上就跑來了，車還在樓下呢，你可快回去，說完轉身就走出去，這時勞野幃的臉漲得比猪肝還紫，通身抖戰着說，你胡說，沒有的事，我們祖望怎會……怎會……我得回去看看，說

着就一直向外跑，因脚步不穩，走得稍快，還沒出門，不知怎麼竟而栽倒，同時還聽得嘶啦一聲，好似把衣服撕毀了，座上吃飯的人才都捨掉碗箸，紛紛起來救護，正是，恩怨無端，瘡痍何苦當頭揭，短長各有，笑口須防背後開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絳帳施教言無二價 朱家開別派禍不單行

拋開鬼神迷信不談，只從人事一說，也未嘗沒有報應，不過太巧了，兩個人打架，甲的手快，打了乙一拳，却不防脚下有冰，因為用力太猛，自己也滑倒了，反惹得一場嘩笑，又如挑滑車那齣戲，金兀朮戰敗了岳飛元帥，志得意滿，連聲大笑，不料三個哈哈還未完，高冲在後面一槍刺來，幾乎送了性命，勞野疔方給李壯秋洩盡了氣，不想自己也當場出醜，他聽說兒子被捉入官，自然關心，而且楊老鐵這個粗小子把醜話當面宣佈，他更羞愧難當，恨不能急忙逃出去，那知反而跌倒，不過他的跌倒，却還另有原因，並不止於倉皇失足，原來勞野疔賦閒多年，景况很窘，平日只在家中困守，不大出門，今日因為李壯秋請客，他從吃過午飯，便作赴宴的籌備，午後陰天，又起了風，天氣變得很冷，他年老畏寒，就教老妻給找出棉褲，預備更換，那知棉褲竟失踪不見，他只住一間小房，什物很少，由屋內翻到炕洞，依然不見，勞野疔急得跳腳，和老妻研究棉褲何以失踪，勞太太經年累日，總在家中，而且既無朋友來訪，又無隣居串門，棉褲怎會不翼而飛，勞野疔仔細研究，認為自己的十九歲獨生子祖望，最有嫌疑，祖望原很

規矩，只是近來好像變壞了，時常很晚的回家，精神也頗爲恍惚，或者這孩子不學好，有了外務，把爸爸的棉褲偷出去，變錢胡花，勞大娘還很反對丈夫的意見，認爲孩子是好孩子，絕不會作這種事，必是被賊偷去了，夫婦爭辯了半晌，無奈祖望已上學去了，必得等他回來，才能問個水落石出，但勞野嶂必須立刻出門，若沒有棉褲，實在擋不住凜冽的秋風，只可另想辦法，幸而勞大娘是位賢妻，要知道賢妻和巧婦不同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，而中國式的賢妻，却能在困境中製造奇跡，例如把棉袍抽棉花改夾袍，夾袍去裏子改大褂，大褂再加裏子改夾袍，夾袍再加棉花改棉袍，一件衣服便可以變化無窮，隨時應用，但勞野嶂的棉褲已經失蹤，無從變化，幸而勞大娘還有一條棉褲，就拿出來給他穿，只是勞大娘身矮腿短，勞野嶂穿上，和襯襖一樣長短，只能齊到膝蓋，未免太摩登，而且不雅觀，勞大娘就特出心裁，給在褲腰上釘了兩條帶子，掛在肩頭上，這樣就可以使褲子下垂，齊到脛部以上，不過臀部却要外露，好在有長衣遮蓋，不致被人看見，勞野嶂也只好這樣將就，只是襪襦恰當兩膝之間，行走不太方便，他僅能蹣跚而行，老年人多是腿軟步緩，倒也不致露相，他到飯莊是坐車去的，車錢可以要櫃上代付，不需自掏腰包，不過上樓却受了罪，幸有堂倌扶掖他，終於上去了，到了房間裏，坐在沙發上，自然不再理會，這時他已喝多了酒，又加臨時受熱，只顧向外跑，竟忘了腿上有着問題，自己把自己絆倒，連褲子也撕破了，這時人們已過來救護，把他扶了起來，問可會跌傷，勞野嶂只喊着要回家，座中的人，若以友誼而論，應該一同送他下

樓，無奈誰也捨不得新上來的肥鴨，終由胡悅老下令，教假古董把勞野疇送下樓去，假古董因是胡悅老的記名弟子，不敢不從，就和堂倌扶他下樓，直到門外，還由櫃上討錢給雇了車，勞野疇才一直回家，他在路上不禁老淚婆娑，尋思自己是讀書的人，兒子是讀書種子，怎會作了小絡，這事絕不可信，但看祖望近日的情形，也有些可疑，尤其自己的棉襖丟得奇怪，也許這孩子真學壞了，只是怎樣壞的呢，勞野疇對於這個問題，簡直百思不得其解，其實他應該明白的，事實很清楚的擺在面前，他只是頭腦固執，不向那上面想罷了，現在作者用電影手法，反映出勞野疇愛子祖望墮落的原因和經過，這個可憐的青年，實在是時代的犧牲者，也可以說是被學校和家庭雙方所陷害，這電影的第一景，是在審前私立中學裏面，這中學所以名為審前，就因為很古很古的時候，此處有一座審，至於是缸審磚審瓦審煤審，抑或是娼審，已經無從稽考，不過在有審的時候，審前的一塊地方，便名為審前街，如今審址已變成民居，街名仍舊存在，有人在這街上創立一座中學校，便名為審前私立中學，大約在重陽前的一個月，也就是秋季開學後的半個月，這天是星期一，是照例開晨會的日子，學生都早到半點鐘，開會應該在禮堂裏面，但是這學校的禮堂，尙寄存在銀行裏，因為學校為建築禮堂，已經唱過三次義務戲籌款，無奈第一次唱戲所籌款子，並不夠用就存在銀行，實際是存在黑銀號裏，因為黑銀號月息三十分，銀行最大利息，却有十分，所以校長明着說存在銀行，實際却存入黑銀號，這樣他每月就有二十分的好處，自然不忙於興建，只忙再演第二次籌款戲，

到第二次款籌到手裏，由於幣值減低的緣故，仍不夠用，只可還是儲存，到第三次籌款也是如此，所以審前中學，永遠是在銀行存有巨款，而在學校裏却永遠沒有禮堂，晨會就在操場中召開，大約有三四百學生，排成整齊的隊伍，面向課堂的樓房站立，在樓房的遊廊下，有二十幾位教職員，面對學生站着，教職員都分列兩旁，擁護着中間的校長，校長是位胖子，身量粗短，而部上尖下寬，成爲等邊三角形，兩頰外突，好像兩個皮球，顏色也十分紅潤，只是一張嘴好像豬嘴，上唇又短，黃色的大板牙永遠露在外面，和空氣接觸，他若不是穿着制服，真可以被被人誤認作肉舖掌櫃，這位校長在一陣鈴聲過後，舉起手來，宣佈開會，先舉行簡單儀式，這時候只聽到場中一片咳嗽聲，這種咳嗽，絕對和肺病無關，只是有傳染性的喉嚨癢，說也奇怪，凡在會場中，若是需要靜默，就必然有人咳嗽，這種咳嗽極能傳染，此唱彼和，成爲一種的音樂，咳嗽過去之後，校長又開口了，他的聲音和體格相反，既高且尖，頗似女人，他先報告了幾句校務，說本學期新聘請的兩位教員，已經到校，隨即拉過一位穿舊西服的瘦老頭兒，給學生介紹說，這位是王伯超先生，對於中國舊學問是很好的，他現在作戲劇業聯合會的祕書，你們知道蹦蹦戲裏有一齣五美奪夫大團圓，就是他老先生編的，白玉霜當年就從這齣戲唱紅，真是大文學家，現在他屈尊來教咱們三四班的國文，這是我們學校的光榮，說完又拉過一門戴近視眼鏡穿藍布大褂的青年人，向學生說，這位是馬勃先生，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，他以前是博古書局的繪圖員，你們總看過連環圖畫，什麼薛禮征東，



秦英征西，羅通掃北，楊文廣征南，都是他畫的，他還在本地現世報上登着一篇連續漫畫，叫作賈波林招親，你們必都見過，本校請他來作圖畫教員，必然能成爲我們審前中學一個特點，現在應該請他們兩位說幾句話，無奈時間已來不及，我還有要緊的話對你們說，說着咳嗽兩聲，打掃一下喉嚨，又提高了聲音說，我要說的是學費問題，本學期的學雜費，一共是三袋洋麵，別的學校還有要四袋的，本校體貼學生，特別克己，只要三袋，還可以分期繳納，你們想想，我這作校長的多麼厚道，可是現在已經過了第二期繳費的日子，居然還有連第一期麵還沒繳上的，這不是欺侮人麼，現在我正式對你們說，在開學時一起把三袋麵都交了的，那是最好的學生，在考試時一定多加分數，按期繳的也是好學生，拖欠不繳的就是壞學生，定要懲罰，現在第二期沒繳費的，統限在明天繳齊，絕對不許再晚，不許再晚，至於第一期還沒繳的，有……有……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紙條，打開了看着說，居然還有四個人，這四個人是邵彭，楊澤清，李長城，勞祖望，你們四個人都走過來，走過來，快走過來，立時學生行列中起了騷動，便有四個人趑趄起起的離開原位，校長又喊過來，別忍着，那四個人低頭含羞的走到校長跟前，校長眼睛瞪得滾圓，叫着說，你們爲什麼還不繳費，一個學生囁囁嚅嚅的說，我家裏沒有錢，我父親上外面去借，也借不出來，校長大聲說，你家裏沒錢，沒錢就不該上學呀，我們學校棚帳兒支着，不是沒本的生意，從教職員到工友，都得拿工錢月米，挑費是大的，你們不繳費，誠心害我賠錢，賣老婆孩子去呀，要知道，這學校門口兒沒寫

着義務學校，貧民學校，你們上學就得繳費，家裏沒錢不成理由，簡直沒羞沒臊，誠心討便宜，你們晚交一月，把錢存起來，就得一個月的利息，學校就損失一個月的利息，我是幹什麼的，你們別跟我鬧鬼，泡茶館不花錢的叫茶皮，逛窯子不花錢的叫窯皮，你們上學校不花錢，就是學皮，討便宜到我頭上來了，你們睜開眼看看，我是吃虧的人麼，一定有法兒對付你們這種學皮，說着回頭叫一聲張訓育員，你把東西預備好了沒有，竟在教職員行列的後面，有一個人應聲而出，這是個中年人，尖嘴縮腮，瘦得和猴兒一樣，他手中拿着一疊白色東西，噓了一聲說，校長，早預備好了，校長說，好，那麼就盡你作訓育的責任，給他們戴上，那位張訓育員便走過來，把手中的東西放在塔上，然後拿起其中一個，用手一擺弄，大家才看明白了，原來是用白色硬紙糊成的高帽，頂部很尖好像戲台上吊死鬼的帽子，前後都寫有字，一面是欠費學生，一面是應知羞恥，字兒寫得還真不錯，長腿大腳，頗有鄭孝胥風味，足見審前中學很有人才，那訓育員把四頂高帽給四個學生戴好，又退回原位，那四個學生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，他們還沒學有高深的修養，並不知道貧窮不是羞恥，校長侮辱貧窮，才是羞恥，他們只覺在全部同學面前，受了奇辱，都歎歎嗚咽的哭起來，校長冷笑着說，你們怕臊麼，怕臊給錢呀，從今天起，你們一天不繳清了，就一天戴着帽子，可要記着，只繳一袋不成，第二期也過日子了，別的學生們也要注意，不要和戴帽子的壞學生說話，要以他們為戒，我這校長是最公道的，對好學生獎勵，對壞學生懲戒，這叫賞罰分明，以資勸懲，絕沒

有客氣，現在已說完了，也快到了上課時間，散會吧，說着擺擺手，就和教職員退入樓門，學生也紛紛散隊，自去遊戲，只有那四個戴帽子的學生，躲在牆隅，低着頭不敢看人，過一會鈴聲響了，大家紛紛走入課室，戴帽子的都是最末進去，這四個人並不在一班，只勞祖望李長城兩人同班，他們的本班級任教員，還受了校長的命令，不許戴帽子的坐在位上，只許立在講台旁邊，面向着同學聽講，於是他二人的精神，無時不在緊張，臉上無時不在發燒，這種懲罰，對於天真的少年人，真太慘酷了，好容易熬過了四堂課，到了中午散學回家，才由訓育員把四個人的帽子摘下來，代為收存，到午後上學時，一進校門，就又給戴上，單說勞祖望由學校出去，走在途中，心裏十分沉重，他知道事情很少希望，家裏既然貧苦，而父親又不明事理，一點不替兒子着想，只會胡亂狡纏，自己上中學，一直依賴舅父幫助，這學期因為舅舅事業失敗，被控入獄，自己的學費也就斷了來源，本來就要輟學作工，父親又非教上學不可，如今不能繳費，以致受到這樣侮辱，回家對父親去說，也是一樣沒有辦法，想着逶迤走回家中，他的家住在雞鴨胡同，只聽這名兒，便知是一條陋巷，當初巷中住戶，多以養雞鴨為業，後來因為地窄人稠，雞鴨完全失踪，只剩下許多窮人，內中以勞野嶂為最高貴，因為他是個讀書的人，隣人差不多都是工人小販，但也以勞野嶂為最窮，因為他是個無業遊民，而隣人都

有職業，不過他是瞧不起隣人的，而隣人也瞧不起他，勞祖望却因在雞鴨胡同長大，和隣居的少年人都很熟悉，他看別人無論作工人作小販，都能自食其力，不致仰面求人，

比自己父親強得多，自己父親雖然十分窮窘，而又高自位置，只千方百計的想要不勞而穫，但如願的時候很少，以致有時竟要挨餓，所以祖望很不贊成他父親，希望自己能作工養家，但勞野嶂却不許他作那種下等事，定要兒子讀書作官，無奈又沒有力量供給，只仗親戚幫助，如今失了幫助，才使祖望受了洋罪，祖望尋思着回到家中，一進院子，便聽見勞野嶂在房裏大聲喊罵，祖望以爲和他母親發脾氣，吓了一跳，立在窗外一聽，原來勞野嶂在罵一個姓王的人，這個姓王的和勞野嶂還是老朋友，最近姓王的給一家富戶跑房繕，將要成功，被勞野嶂知道了，就找了那姓王的去，要求他攜帶一下，自己加入中間人之列，以求分得成三破二的俸錢，那姓王的當面雖答應了，却給他來了個不見面，勞野嶂連等了好幾天，並無消息，才知道事已絕望，不由痛罵那姓王的，同時還抱怨人心不古，但他却不想在這種人情澆薄的時代，誰作好了飯，肯給別人吃呢，祖望在窗外聽他罵完了，方才進入房裏，只見勞野嶂還在炕頭上坐着，這房裏情形很怪，牆壁和頂棚是紙糊的，但已經過多年，薰成黑色，而且大半脫落，屋頂垂着一片片的破紙，好像掛着萬國旗，牆上居然掛着字畫，有趙攜叔的花卉，何子貞的對聯，還有王晉卿四扇小屏條，無奈都已黯舊得不能辨識字畫，而且多半殘破，看樣兒一着手就要破碎，才能保存至今，否則早已被打鼓的收去了，炕的對面，還有一張八仙桌，兩張太師椅，但已殘破支離，搖搖欲倒，只配作爲燒火的材料，不過擺在那裏，還可以表示故家風味，八仙桌上放了許多書，這些書一部份是奏議類的經世文章，一部是古人詩文集，一部份

是科舉時代的闍墨彙刻，還有一部份是光緒年間刊刻，專講時務的書籍，勞野幃所有的藏書，盡在於此，而他所有的學問，也全在這些藏書裏面了，桌旁牆上還貼着幾張白紙條兒，上面寫着小字，是勞野幃最近作的詩，預備仔細吟哦斟酌，以備錄入詩稿本子的，桌上除了放書的地方，所有空隙都擺滿了一些油瓶蒜罐之類，筆架硯台，也雜置其間，勞野幃所坐的炕上，只鋪着一領蓆，不過那蓆鋪得年代已久，顏色變成深黃，如同上了油一樣，顯得古雅可愛，他倚在一堆舊包裹上面，吸着賤價紙烟，口中還喃喃的罵混賬王八蛋，祖望看見房中的情形，知道還沒有作午飯，他這時倒不理會吃飯，勞太太看見兒子，就說，呦，都放學了，還沒有作飯，勞野幃說，作飯哪，有飯才能作，沒飯作什麼，這麼大的小子，只懂得跟大人耍飯吃，勞太太看了丈夫一眼，向兒子說，祖望，你拿錢買點東西吃吧，你爸爸一起來就犯脾氣，鬧得我也忘了作飯，祖望搖頭說，我不餓，放晚學回來再吃好了，說着囁嚅了一下，才叫了聲爸爸，學校又催麵了，校長說至遲明天要先把兩袋交齊，再晚不成，勞野幃說，什麼，明天要，明天要我的老命得了，我家裏還沒飯哪，祖望說，校長說過，家裏沒錢不能成爲理由，非得給麵不可，勞野幃猛然從炕上跳下來，叫着說，你們校長簡直混賬，教育是清高事業，不能只看錢上，何況又要麵，簡直把師道淪於市道，豈有此理，當初孔夫子說過，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，……他說完這句，忽然想起意思不對，束修是乾肉，也是吃的，和要麵差不多，可見聖人也並不白捨化雨春風，就急忙改口說，不對，不對，孔夫子當初有三

千門徒，自然貧富不齊，沒聽說他向誰逼過學費，有時學生家裏太窮，他還肯資助，原憲家裏就得過老夫子的糧食，你們校長把學費當賬討，什麼東西，說着又頓足大喊着說，教你們校長跟我來要，我和他講理，若不把他問倒，我不姓勞，祖望說，校長怎麼肯來呢，勞野疇說，不來活該，你就對他說，我家裏沒錢，辦教育和開藥舖一樣，窮漢子吃藥，富漢子還錢，每個學生三袋麵，已經夠發財了，可以對窮學生厚道點，幾時我有了錢，加倍奉還，祖望說，校長才不聽這一套，我說也白碰釘子，勞野疇大罵她媽的，你這小子簡直架砲往裏打，怎麼知道校長不聽這一套，這麼大的人，不會自己想法兒，只懂在家裏逼你爹，祖望怔了一下又說，爸爸，要不然我退學吧，這份受罪的學我真不願上了，最好也去作工掙錢，你看咱們街坊，像我這樣歲數的，不是都能作工養家，勞野疇聽了，瞪起眼說，你這孩子真是沒出息，沒志氣，憑咱們姓勞的，能出去給人作工，你看看咱們家譜，那一世不是作官，就說我是個最沒出息的，當初也會作過荐任官，在民國十年還曾得六等嘉禾章，你總是宦門之後，怎能去作工，勞太太說，咱們家這樣情形，繳不起學費，可怎樣好呢，這學也上不長，還不如早打正經主意，勞野疇呸了一聲說，你這老東西，少跟着插嘴，祖望的沒出息，就是受了你的遺傳，我勞家是世代書香，就是娶婦嫁女，也要門當戶對，只有我爹一時糊塗，給我娶媳婦沒挑好人家，娶了你這商人家的女兒，所以養下兒子，也變了種，失去我們讀書的家風，祖望若是好孩子，他應該考上公立學校，學費很少，若再考第一，還能免費，何致教我着急，

媽的孩子不爭氣，還有臉跟我說，勞野嶂說完坐下，又點起了賤價紙烟，用力吸着，藉以發洩他的怒氣，這時勞太太和祖望聽了他那不講理的話，母子各有傷心，勞太太傷心的是自己在娘家是個獨女，曾帶來不少家產，都給丈夫花盡，如今老了，跟着他受罪，反而翻起老賬，罵自己是商人女兒，不配進他這書香門第，甚至害他兒子變種，這話說得真不怕虧心，祖望傷心的是自己并非功課不好，爲着給家裏省學費，每年都去考公立中學，但是公立學校所能收的學生有限，這種應該每個平民所能享受的權益，早被一班特殊有力者佔去了，在公立學校得到一個位子，和在機關中得到一個官職，是一樣艱難的，非有大力量得不到的，因此自己屢次名落孫山，而許多功課較壞的同學，倒考了進去了，可見并非由於學力的低劣，但這種苦處，能向誰說，父親又把自己不能考入公立學校，當作一種短處；每逢向他要學費，他就揭自己的短處，好像說是自作自受，與他無干，可是教自己上那裏去籌這三袋洋麵呢，他母子雖然是十分悲憤，却不敢開口向勞野嶂質問，因爲勞野嶂雖然窮得已只剩了骨頭，但權力還能行於家庭之中，若惹起他的脾氣，仍要打着官腔罵個沒休沒結，於是母子都不敢說話，勞野嶂吸完一支烟，才變得緩和了些，向祖望說，你去對校長說，我若有錢，早把麵給他了，誰有粉不向臉上擦，現在我拿不出來，就得請他厚道些兒，我已經擬好了一篇奏摺，預備寄給南京教育部，說明現在的教育只是教育有錢人的子弟，完全沒有道理，要想像當初的平地一聲雷，白屋出公卿，是萬萬沒有了，只教富貴的永遠富貴，貧賤的永遠貧賤，所以我主張恢復科

舉，這篇奏摺可以說是千古大文，南京教育部一定贊成我的辦法，把天下學校一律取消，你們校長也就沒了飯，他若懂事，趁早少得罪我，祖望對於父親教這一番偉論，完全不能領略，只知道是迂闊不近事實的話，再聽下去也是沒有結果，就應了一聲，翻身走出去，將出大門，忽聽母親在後低聲呼喚，祖望回頭，見勞太太已追出來，招手說，你上那兒去，祖望眼含着淚說，我去上學，勞太太無法對他安慰，只可嘆息着說，你還沒吃飯呢，給你錢到外面去買個燒餅吧，祖望說，我不餓，回來再吃，說完就一直走了，他在街上轉了半晌，才到學校去，一進校門，訓育先生已在恭候，替他把高帽戴上，又過了半天的痛苦時光，到了次日，情形變得更惡劣，那同學邵彭楊澤清李長城等三人，都把學費繳了，邵彭的父親是倉庫管理員，平常為人很是規矩，這次被兒子學費逼得沒法，竟來個監守自盜，把倉庫的貨偷出幾件，變買了給兒子繳費，楊澤清沒有父親，一家人只倚仗姐姐養活，他姐姐是個歌女，向來貞潔自守，賣藝不賣身，這次被逼得竟和一個客人住了旅館，賺了兩袋麵粉，替兄弟交學費，李長城的父親却是個久已失業的文人，把度冬的寒衣，完全出賣，又去求親告友，才湊得了一袋洋麵，還煩出了當地一位有頭有臉的人物，向校長說情，請求暫收一袋，其餘稍緩再交，校長看着說情人的面子，居然答應了，於是三頂高帽子撤消，只剩了勞祖望的一頂，這種獨樹一幟的風味，更是難堪，人類常是需要伴侶的，譬如在監獄中，有幾個囚犯同居，雖然受罪，但有同病相憐的人，還可自覺安慰，看是別人全被釋放，而只剩下一個，這一個非得發狂



不可，何況祖望又立於衆目所視衆手所指的地位，校長既命令同學不許理他，而且在澆薄的風氣中，青年人有時也會受到傳染，把貧窮當作一種罪名，加以鄙視或是躲避，譬如囤積操縱，暴發戶的子弟，會對窮同學發生同情心嗎，即使有些明理的好青年，在校長管制之下，也不敢對祖望有所表示，於是祖望所受的只是譏笑和白眼，校長每天還要在大庭廣衆間羞辱他一次，最可恨的是那張訓育員，每天需要給祖望戴帽兩次，摘帽兩次，他覺得當了額外的苦差，很不高興，每次總要譏誚幾句，這種種精神上的刺激，使一個青年人實在無法擔負，祖望倘若是聖經中的耶穌，也許能夠忍受這樣的災難，但他只是個平常人，於是把學校當作刑場，每天覘觫着去受刑，三天以後，他可再沒有勇氣了，又不敢把實情對父親訴說，而且知道說也沒用，因為勞野嶂最好的辦法，是請求政府恢復科舉，以成就兒子的前途，眼光十分遠大，對於眼前的事，是不大理會的，至多罵校長幾句，或是抱怨兒子沒出息，不曾考上公立學校而已，祖望在第四天，便逃學了，也不在家呆着，早晨在街上轉了半天，中午回家，吃了個窩頭，再出來到馬路上，巡視商店的櫺窗，但是櫺窗中的東西，似乎被玻璃把他隔開在兩個世界，和黑夜看天上的星一樣，雖感到美麗可愛，但永遠不配接近，看着枉自傷心，他就離開馬路，而轉到一個好地方，這地方就是著名的新三不管，起初在天津本有舊三不管，是一片空地，百戲雜陳，成爲低級娛樂區，以後漸漸變爲市廛，把這娛樂區擠到另外一片空地上，號爲新三不管，但因爲天津人口增多，房屋歷有興建，把這三不管又給擠小了，不過還可以

稱得典型猶存，由這地方看，就可以知道中國社會一切未上軌道，你先得驚異那裏來的這些閒人，這並不是星期日，各界人士都有工作，機關裏在上班，工廠裏在開工，商店裏正忙着，甚至一班自由職業的人，也得爲自己的生活而工作，却爲什麼還有這許多閒人，可見社會上的失業者太多，遊民太多了，這些無業遊民，有的是來消遣時光，有的是來尋求享受，因爲這地方是不售門票的，只要臉皮厚，就可以無代價的得到娛樂，而一班較爲有錢的人，却可以在露天飯館裏飲酒吃飯，或是去捧捧唱大鼓唱蹦蹦戲的小坤角兒，祖望到了這裏，也成爲閒人一份子，在塵土和穢氣中，參觀各種場所，他並沒有錢，不能得到口腹之享，只能擠在別人後面，得些耳目之娛，這地方的娛樂，是隨時歛錢的，他總是擠在場子外面，遇到歛錢時，便轉入其他的場子，完全取遊擊戰術，像他這樣的打遊擊的人很多，隨着人潮進退，倒也不覺難堪，他在這地方轉了半日，認爲確是平民教育的場合，而且比學校的教育方式有趣得多，也容易得多，例如唱大鼓的唱繞口令，一張桌子四條腿，一個和尚一本經，十二張桌子四十八條腿，十二個和尚十二本經，這當然是數學，但比學校中的代數有趣多了，例如說書的說響馬傳，裏面有李世民秦叔寶尉遲恭等古人，這當然是歷史，要比學校中的歷史，亞歷山大在公元前若干年攻入埃及，摩西在公元前多少年率希伯來人渡過紅海，更能引人入勝，還有說相聲的對對子，風吹窗櫺紙放屁，雨打房簷瓦瀉尿，這也是文學，却比學校中的國文，動不動就講孔子孟子莊子荀子，更是平易近人，而且唱曲大妞兒的臉子，也比學校中老師好看得多。

了，於是祖望不由受了引誘，好像吸烟上了癮，直流戀到夕陽西下，方才回家，到次日又去了，由此每天在新三不管打轉，一個人學好是難的，學壞却極容易，和水性一樣，慣向下流，而不向上流，若要教它向上流，必須施以種種管制，否則仍是向下，因為學好需要努力而受苦，學壞却安逸而自然，一個有定力的中年人，有時尙受不住引誘，何況祖望這樣青年，他每天在這壞地方流連，惡習愈染愈深，臉皮愈練愈厚，無形中已是墮落了，學校中對於他這個不能繳費的學生，自然并不注意，而家庭中還以為他每日上學，也不加問，這一日祖望由家中出來，勞太太因為家中的飯，每天都要臨時籌畫，而勞野嶂又起得很晚，祖望放學，常常趕不上吃飯，又加這一日家中已無絲毫存糧，就在早晨祖望出門的時候，給他一點錢，吩咐中午在外面吃，不必回家，但勞太太所給的只是兩個燒餅的錢，祖望出門，便買東西吃了，在街上轉到午後，才又到了新三不管，因為新三不管在早晨是很冷清的，必須到午後才熱鬧，但是他轉了一會，覺得飢餓得很，而附近的物攤，陳列着各種食品，雖然沒有太貴的物品，肉類却很齊全，除了豬牛羊以外，甚至雁肉驢肉狗肉兔肉，也無所不備，各自發着香氣，引誘遊人，此外還有買素豆腐素丸子等素食的，祖望因為身上沒錢，連看也不敢看，他聽了一會河南墜子，恰巧場子旁邊，放着一隻餛飩担子，正在開鍋，許多人圍着吃，陣陣香氣向他撲來，他聞着覺得肚裏不大好過，急忙走開，轉到一處說濟公傳的場子，說濟公傳的先生，因為形容濟公的醉態，照例嘴歪眼斜，而且濟公傳這部小說，由於濟公是個饞嘴，常有吃飯的

描寫，這時正說到濟公和雷鳴陳亮下飯館，要了四個菜，是炒肉絲，炒肉片，炸丸子，溜丸子，大概說書先生出身寒微，只能想到這四樣好菜，但祖望聽着，已覺饑涎欲滴，他不由想到，古人和今人都有東西可吃，只自己挨餓，他搖搖頭正要走開，忽見旁邊一個小攤上，有兩個人正向自己瞧着，這個小攤，中間搭着一塊寬大的木板，作爲桌案，四面放着板凳，案上有一隻大型的泥製茶壺，還有一隻小酒罈，此外有十幾隻大茶碗和小酒碗，還有幾盤酒菜，如煮花生鹹雞蛋，炸豆腐醃蘿蔔之類，這是個露天的茶館兼營酒館，却沒有很多顧客，除了一個老掌櫃坐在一端，只有兩個客人，一個是中年人，身體橫闊，膚色通紅，好像正喝完酒，身上穿着長袍，旁邊還倚着一根手杖，看樣兒好像是個很局面的人，只是一隻眼睛瞎了，一隻好眼却是神光足滿，灼灼亂轉，他面前放着一碗酒，和各種酒菜，另外還有一包羊雜碎，在這地方，可算是少見的豪客，在他旁邊，却是個很斷熟的臉兒，祖望自到這新三不管盤桓，幾乎每天都要遇見幾次，因爲這人特點很多，引他注意，這是位少年人，身量也很矮小，看樣兒最多有十八歲，但他那面目上所表現的人生經驗，好像比成年人還豐富，而且態度老成，一種油滑刁狡之氣，更表明是一位早熟的社會鬥士，他的臉是圓的，鼻頭是圓的，眼是圓的，只有嘴特別大，向右邊歪着，現出傲慢不馴的樣兒，身上穿着一件西服上身，是灰色呢子的，十分肥大，頗似外套，下面却是中國褲子中國鞋，這個人的年齡，和精神氣加起來，平均計算，好像在十五歲到五十歲之間，祖望並不認識那個中年的矮胖子，只常見那個少年早熟的

惡少，因為這少年的樣子，即使在這等下等社會的地方，也很少見，而且他舉止豪奢，祖望總是見他在飯攤上吃很好的東西，要不然就是大鼓場裏捧坤角兒，便在遊走的時候，也總是拿着糖葫蘆邊走邊吃，衣袋中也常常裝着瓜子花生等物，還要吸紙烟，一張嘴總不閒着，祖望生活太苦，對這個闊人不能無所羨慕，每遇見必加注目，而祖望這樣的學生，在這裏也很少見，那惡少對他也常行注目禮，二人可以說神交已久，這時祖望由說書場中出來，就覺得茶攤上有人對他指點着議論，注目一看，原來是這位熟識的人，旁邊還多着一個獨眼的中年人，兩個正在開宴，在祖望眼中，覺得他們所吃的東西已是難得的珍饈了，當時咽下口唾沫，正要轉身走開，忽見那個惡少站起來，笑着向他招手，祖望還以為不是向自己招呼，回頭看看，身後並沒有人向那邊看，這時那惡少已走過來了，拍着祖望的肩頭說，哥兒們，這邊來，祖望望着他，心中有些畏怯，還沒有答言，那惡少又開口了，很和氣的說，哥兒們，你貴姓啊，祖望說，我叫勞祖望，那惡少說，勞先生，我姓常，名叫常來，咱們倆在這裏遇見不少次了，我很喜歡你，咱們交個朋友，來，來，跟我喝兩盅，祖望說，謝謝，我不去，那常來撇撇嘴說，哥兒們，你這叫不外場，不光棍，這年頭兒我們在外頭混，就仗着交朋友，見朋友就得交，若是上炕只認得老婆，下炕只認得鞋，那就不夠人物，咱們是英雄好漢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你是念書的人，還不懂得這個嗎，祖望對於他這種論調，簡直聞所未聞，當時似乎有些迷惑，不知所答，常來已拉了他便走，到了茶攤上，那獨眼人也含笑相迎，常來把

手伸在胸前，握着拳頭，挑起姆指，好似美國人喊頂好時的姿式，他把姆指向左一歪，二位認識認識，往後多親多近，這位是勞祖望，又把姆指向右一歪，指着獨眼人說，這位是我們先生，姓杜名順，外號人稱忠義俠獨眼龍，在江湖上嚇嚇揚名，兄弟我也有個小小外號，人稱醉裏乾坤常來，說着就拉祖望坐下，祖望聽他說話口氣，和說書人相同，頗覺有趣，但不解常來所說獨眼龍是他的先生，是教什麼科門的先生，而且學生在先生面前，如此放肆，也很少見，想着見獨眼龍已經叫擺攤老頭兒，給我們這位兄弟打一碗酒，勞祖望說，謝謝，我可不會喝酒，常來說，不許客氣，人還有不會喝酒的，來來，咱們先乾一杯，這時攤主已給遞過一碗酒來，祖望真是不會喝，常來却不住的相勸，還是獨眼龍說，常來，你不用忙，教我們勞老弟慢慢的喝，你去再買一點酒菜和包子來，常來應聲走了，獨眼龍讓祖望隨便吃些東西，祖望實在禁不住羊雜碎香氣的引誘，就吃了些，獨眼龍說，我這人就是好交朋友，一生一世，最討厭客氣，人生在世，什麼都是一場虛空，只有吃喝是賺的，不瞞兄弟你說，我若是把錢看重，從十年頭裏，就住洋樓坐汽車了，只為好吃好喝，好交朋友，所以有錢總是左手來右手去，可是永遠也沒為過難，老天爺總加護我的，心眼兒好，沒把錢當錢，不信你問常來，我家裏總有幾個朋友住着，吃我，喝我，穿我，睡我，兄弟，咱們交情還淺，往後慢慢兒你就認識我忠義俠獨眼龍了，勞祖龍聽着，不勝傾倒，他近日在此地常聽說書的講到古時俠客，專以救困扶危為事，本身並無正業，一生只給別人幫忙，終身沒有家庭，只在外面

拜盟兄弟認門徒，永遠不事生產，却能慷慨好施，把銀子給別人，如今居然遇到這樣人物，怎不令人心折，當時不由被說得發生豪氣，自覺在俠客面前，若再拘禮，必被恥笑，獨眼龍又殷殷相勸，祖望肚中本餓，就不客氣的吃起來，獨眼龍又對他講了些江湖義氣，俠義結交的話，祖望似解非解，但也聽得津津有味，連連點頭，過一會常來回來了，他兩手都托着東西，一隻手上是切好的豬頭肉，一隻手上是熱氣騰騰的肉包子，都用荷葉墊着，獨眼龍接過放在案上，祖望着不住心跳，詫異他們這樣奢華，每天飲酒吃肉，家裏有多少錢啊，那知常來回到座上，又勸祖望喝酒，祖望喝了一口，覺得很辣，咽到肚裏，好像發生了一條火線，不由皺眉，獨眼龍說常來，你不要讓他了，他這樣兒是沒喝過酒，得慢慢的練，現在勞老弟你吃吧，包子就肉，這叫肥上肥，可憐祖望在家中，一向過着清寒歲月，自從解事以來，便與窩頭爲伍，即使逢年遇節，也不過吃一點白麵和肉類，還沒有這樣豐美，所以他這時感到非常的滿意，好似得到大饗盛宴，又加喝下酒去，也有一點醉意，就飽噉了一頓，到吃完以後，祖望和二人已成爲很好的朋友了，獨眼龍提議另尋個地方喝茶，常來就教攤主算賬，隨即把手插入衣袋裏，似乎要取錢，但手並沒伸出來，忽然臉上漲得通紅，把腳一頓說，完了，我算栽了，獨眼龍問什麼事，常來說，我是終朝打雁，被雁啄了眼，口袋中明明有不少的錢，怎麼會沒有了，我算栽了跟頭，這地方再也不能來了，獨眼龍說，你的錢幾時丟的，常來說，我去買包子的時候，錢還在袋裏，獨眼龍說，那必是你回來的時候，兩手都托着東西，下面

露了空，被人掏去了，常來發恨說，怎會吃到我身上，媽的真有人敢吃我，獨眼龍說，你自己不小心，不吃你吃誰，常來垂頭喪氣，連打咳嗽聲，他所懊喪的不爲所丟的錢，而爲所損失的英名，一位俠客怎能被人偷了呢，祖望却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以爲他丟的錢必然很多，不由代爲痛惜，又怕他因爲丟了錢，教自己付賬，就要當場丟醜，獨眼龍却不說話，只對常來看着，常來無精打采的說，我這是終朝打雁，教雁啄了眼，跟頭栽到家了，你給錢咱們走吧，獨眼龍點點頭，便伸向衣袋中掏出一把鈔票，放在案上說，你給數吧，常來拿過了鈔票，還沒有數，忽叫了一聲說，咦，這是我錢，我認得，裏面還夾着一張毛紙，一點兒不錯，是我的，獨眼龍微笑說，不是你的，還是我錢的，方才我見你兩手都托着東西，大刺刺的走回來，就給你這麼一手兒，警戒警戒你，望後小心留神，咱們若被別人吃了，這跟頭可栽得起，常來這才明白錢是被他偷去的，立刻眉開眼笑，慶幸是自家玩笑了，并没真栽跟頭，祖望却很納悶，在常來買包子回來的時候，只見獨眼龍把包子接過，放在案上，並沒見他向常來衣袋中伸手，何以竟把錢盜了去，看來他真不愧是位俠客，手脚果然利落，大概古時楊香武三盜九龍盃，朱光祖插刀盜鉤，也是這樣身手，這時獨眼龍看着二人的神情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常來却聳着鼻子，動着眉毛，作了個醜臉，把錢數好，給了攤主，剩下的帶在身上，三人一同離開茶攤。到了一個唱大鼓的場子裏，這場子是姐妹二人，名叫花大鳳花二鳳，都唱樂亭大鼓，常來以俠客姿式，由人叢中擠入，坐在最和鼓姬接近而又可以平視的板凳上，這地方名曰



九龍口，和戲院中的前排好座一樣，是要多花錢的，常來又招呼獨眼龍和祖望坐在旁邊，那兩個鼓姬都在十八九歲，身上還帶着山村的日光，鄉間的土氣，打扮却是都市派，頭上燙髮，身穿長袖旗袍，脚下綉花鞋，臉上也擦着很厚的粉，嘴上塗着唇膏，無奈一切都是急就章，看着不大自然，而且臉和頸頸之間，好似有一條像地圖上的國界，兩邊顏色迥殊，臉是太白，而脖子却太黑了，常來好似特別賞識那個花二鳳，那花二鳳對他也似乎很熟，不住的流波送盼，常來立刻眉眼亂動，手足舞蹈，醜態百出，三個人才坐下不大一會兒，花二鳳已經唱完了一段，在這地方，是每段歛錢的，大鳳二鳳向場中聽客說了幾句生意話，請大家站住捧捧場，不在乎給錢不給錢，但外場的人很多都溜走了，場中有些人把錢擲在地下，大鳳二鳳各自拿着小篋籠，向觀客歛錢，到了常來跟前，常來只給了很少的錢，大鳳二鳳把場中都歛遍了，又拾起地上的錢，回到桌上，都倒在一起，數了一數，二鳳高聲說，謝謝衆位，歛得真不少，可惜棒子麵太貴了，買不着東西，落在江湖內，俱是命窮人，全仗衆位爺們捧場，再求一百份吧，沒給的給個雙份，給了的再給個重份，給齊了咱們就接着唱，下一回是高君保下南唐，雙鎖山劈牌，劉金定招夫，熱鬧着呢，衆位快賞吧，快賞快賞，黃金萬兩，她姐妹怯聲怯氣的說了一陣，但場中並沒有幾個人給錢，因為已剩了不足二十人，而且都給過了，在這地方所謂的一份錢，是指着一個大銅元而言，不過大銅元早已絕跡，於是一份錢也隨着幣值而改變，到這時大概每份錢是法幣一萬，一百份就是一百萬，數目並不算小，兩地連連

十萬也沒有，大鳳二鳳却仍是喊着費心，看她們的情形，好像具有決心，非達到目的不肯再唱，若是沒人肯給，這局面就要僵了，但是生意人眼明心亮，她們絕不肯作法自斃，若說沒有把握，怎敢多討錢，二鳳是看見常來到了，常來以前是肯捧場的，在行話說是個保險家，有他在場，絕不會教唱手栽跟頭，而二鳳也就利用他這保險客，故意多討錢，這時見聽客都不肯給，她就先把地下的錢拾起來，數了數說，只有八份，還差九十二份，那一位賞下來吧，賞下來吧，說話時眼光瞞着常來，常來故作沒聽見，揚揚不睬，二鳳就走過來向常來說，喂，說你哪，給錢呀，常來探頭說，沒有錢，二鳳說，你就好意思看着我們姐妹倆丟人，說着冷不防將手伸入常來衣袋中，就要搶錢，常來和她拚拒，二人扭作一團，笑成一片，大鳳也過來幫忙，常來直喊口袋要撕破了，二鳳只抓住錢不放鬆，大鳳伸手向常來脇下亂抓，常來由板凳上溜到地下，還是獨眼龍出頭調解，教花家姐妹放開常來，容他取錢照付，大鳳二鳳才放了手，常來經過一頓蹂躪，才服服貼貼拿出錢給了，這就所謂大爺好這個調調兒，在大庭廣衆中，也算耗財買臉，祖望着，才明白常來所以不肯早些解囊，便爲着享受這樣的豔福，不由有些羨慕，而且對他的揮霍，更覺驚訝，當時常來就煩二鳳唱一段勸嫖交友，二鳳也居然報答知己，暫行停止成木大套的三下南唐傳，替他唱這短段兒，真是下里巴人之詞，鄙穢得不堪入耳，但場中聽客，都聽得神迷骨醉，常來更是樂不可支，但等到將要唱完，他已拉着獨眼龍和祖望離座逃走，因爲他知道若再停留，起碼還得破費一百萬，這地方的銷耗，是

沒有限制的，若坐上半天，所費比第一流戲院的包廂還要貴，所以常來不能不逃，二鳳却在背後說，走呀，孫子，晚上見，常來回頭看看，只作了個醜臉並沒說話，這地方是沒有晚場的，而二鳳說晚上見，想必和常來另有默契了，祖望也明白這種道理，覺得常來也是個少年，自己也是個少年，常來何以竟有這樣享受呢，三人又走到一個相聲場子，坐了會兒，已經將近日暮，祖望應該回家，就向二人告辭，常來約他明日再見，獨眼龍并不常到這地方來，就邀祖望有工夫到他家去玩，祖望問他家住什麼地方，獨眼龍說，你跟常來一同去好了，他每天住在我家的，說着又問祖望有車錢沒有，可憐祖望向來也沒坐過車，這時只可說有的，但獨眼龍仍把一疊鈔票，硬塞在他衣袋裏，祖望固辭不獲，只得收了，才和二人作別，自己回家，在路上尋思這二位拜交的朋友，真是詭奇而有趣，並且豪爽好交，和自己父親的寒酸刻薄，真差了一天一地，自己若能過他們那樣的生活，也不白來一世，但不知他們是作什麼事的，自己日後可以求他們攜帶攜帶，學點兒能為，也許能得到那樣的享受，又一想這二人是俠客，俠客必有特別能為，自己未必學得到，反正只要和他們作朋友，必有許多好處，他們待人是真厚道，自己父親還沒有過這樣的溫情，祖望這時已愛上這二位俠客了，幾乎一時不能忘記，回到家，因為肚子太飽，也沒吃飯，家中的窩頭鹹菜，他也不屑顧盼，雖然袋中有獨眼龍的錢，他很想給母親幾個，但又怕問起錢的來源，也不敢露出來，他在夜中作了許多奇怪的夢，每一個夢都沒離開獨眼龍和常來，差不多全夢見自己穿着戲台上武生的裝束，和

二人在向所未見的地方，作些可怕的事，例如殺一個貪官，把行李都劫了來，分給窮人，或是偷了一個惡霸的錢，大家到酒樓上宴飲，招花家二鳳在筵前歌唱，或是自己約獨眼龍常來，在黑夜去到審前中學校長家裏，把校長歷歷洋白麵底下，生生悶死，然後把洋麵偷出許多，藏到自己家中，給父母慢慢的吃，這些夢境，當然都和俠客有關，祖望的潛意識中，已感覺獨眼龍和常來是什麼人了，不過在白天他都未向這上面想過，到了次日，祖望又在上學的時候出門，他因為身上有錢，吃了頓很豐富的點心，在街上遊玩到中午，便又到新三不管去，常來已在那裏等着，二人這次是一間蓆棚搭的小飯鋪吃飯，仍是有魚有肉，魚是黃花魚，黃花魚這種東西，在春二三月時候，是最高貴的應時食品，只能在貴人席筵間出現，到了夏季，就沒人肯吃，但出產仍是很豐富的，價錢却變得極賤，就都落到這低級地方，給窮人享用了，另一種肉名曰牛肉，但內中驃馬犬兔以及駱駝，一概俱全，可以吃到意外的美味，常來又要了兩壺酒，這地方的燒酒，價錢既便宜，力量又特別大，喝下立刻使人心裏發燙，頭上發昏，據說酒質很薄，但裏面加了紅礬和鴿子糞，兩種東西，便能發生刺激力量，常飲必要中毒，但這裏的酒客，專喜歡這種酒，否則謂之不醇，當時祖望被常來勸着，也喝了幾口酒，立刻頭昏目眩，就不敢再喝，但飯仍吃得不少，吃完以後，常來會賬，二人出了飯鋪，常來要請祖望去看戲，祖望知道對俠客不能客氣，便隨他去了，常來要去的這家戲院，是在一座市場中的四層樓上，他們進了市場便上電梯，電梯裏人很擠，到了四樓常來和祖望走下去，許多

人也都下來，這四樓上有許多小型商店，大部是賣古玩和文具的，自從淪陷之後，西洋貨來源斷絕，於是有些西洋貨如照相機打火機自來水筆之類，也成爲新式古玩，造成一種新興事業，到勝利以後，這種事業不但沒有衰落，反而更見興旺，於是這市場的四樓很爲繁榮，遊人甚多，一人才進入擁擠的人叢，忽聽背後有人喊叫，我的自來水筆丟了，祖望回頭瞧着，原來是一個由電梯下來的西服少年，向他的女伴這樣喊叫，祖望在電梯中曾見過這對好似情侶的男女，男的對女的加意照顧，只恐她被人擠壞，却忘記照顧自己，不知怎麼丟了東西，但那少年也只叫了幾聲，並沒得他人的反應，只有那女伴問他怎樣丟的，那少年說，我明明記得在上電梯的時候，筆還在衣袋上插着呢，女伴就埋怨他怎不小心，二人對嘈了一陣，東西已經丟了，只有垂頭喪氣而去，常來却只瀏覽攤上五光十色的貨物，好似沒有聽見，隨即拉着祖望又向前走，進了戲院，他立在祖望的右邊，一直用左手握住祖望的右臂，好像他決意自己作東，恐怕祖望出錢買票，因爲差不多的人，都是把錢放在右邊衣袋，而習慣於用右手掏錢，有個譏刺怪客人的笑話說，一個白吃者在和朋友爭着會賬，總是用自己的右手拉住旁人的左手，這樣自己便不能掏錢，而旁人的右手，仍能自由使用，現在常來却反其道而行之，足見是誠心請客，其實常來本意並不在這上面，他也知道祖望不會搶着買票，所以如此，只是不許祖望把手伸入右邊衣袋，因爲電梯上那個西服少年水筆，正在祖望衣袋裏呢，這在行話說，謂之二仙傳道，常來由那少年身上，摘下水筆，便很快的放入祖望袋裏，他便被失主捉

住，在身上也搜不出贓物來，祖望當時對他的動作，毫無覺察，常來却不願祖望發現袋裏的東西，所以一直拉着他的右手，直到了戲院票窗前面，常來用右手掏出錢，買了兩張前排票，把找回的零錢和戲票，都塞入祖望的衣袋，祖望謙讓着說，你這是幹什麼，常來說，放在你口袋裏不是一樣，那知就在這一點時候，常來已在他衣袋裏施展偷天換日的手段，放下鈔票和戲票，而把水筆取回來了，祖望作夢也不知道受他玩弄，曾接近極危險的境地，倘若那失主發覺得快，在電梯中由他身上搜出贓物，常來就會乘亂溜走，教他自己去打官司，但常來並非有意賣朋友，只是那失主的自來水筆，是美國最好的牌子，引誘力太大，而插筆的地方又是那樣便於摘取，常來才不禁技癢的使了這套手法，倘然真出了事，把祖望陷入縲紲，他一定十分悲哀的，所幸圓滿成功，他和祖望尋着座位，便興高彩烈的看戲，不住叫好，祖望有生以來，還未進過幾次戲院，看得更是出神，常來還買了許多水果花生之類，不住的吃，看到散場，二人一同下樓，走到市場門外，轉了個灣兒，到了一條僻靜的胡同裏，常來忽然從衣袋裏取出一個黑皮錢夾，打開看看，就罵了聲晦氣，丟在路旁的垃圾箱裏，原來他在走出市場時，又會縊了一隻皮夾，却不料裏面除了字條名片以外，並無錢鈔，所以賭氣不要了，祖望還不解其故，以爲他把自有的東西拋棄，就問爲什麼，常來摸摸頭不說話，又走了幾步才說，兄弟，你跟我到先生家去玩好麼，祖望說，天太晚了，明天再去，常來也不勉強，只約他明日仍在原處相見，便自分手，祖望回到家中，已將晚飯時候，勞野嶂問他爲什麼回來得這樣

晚，祖望說校中有課外作業，勞野嶂也不理會，祖望却尋思次日要和常來去看獨眼龍，自己連擾他二人酒飯，明天應該還請一次，無奈手中分文沒有，想向父母討要，是沒希望的，他左思右想，毫無辦法，在理應該知難而止，那知獨眼龍和常來好似有一種魔力，把他吸引得不能自脫，竟爾異想天開，作出他向來未曾作過的事，暗地向同院住的楊老鐵說謊借錢，那楊老鐵是個油漆工人，人很爽直，素日和祖望感情很好，只是他也很窮，當時却不肯使祖望失望，竟把所有的錢都拿出來給他，但說明是自己預備付房租和買鞋的，至遲在五六天以內要用，祖望見有法幣十幾萬，已很滿意，就胡亂答應到日準還，將錢藏在身邊，次日早晨，又到了三不管，常來到將近中午才露面，祖望打算請他在蘆棚飯館中吃一頓，那知常來因為昨日縉得一支名貴的鋼筆，分得很多錢，囊中豐盈，竟拉祖望到一家中等飯館去吃，蝦蟹魚肉的叫了半桌子，吃完一算賬，祖望身上的錢連一半也不夠，只得仍讓常來把賬付了，出飯館後，常來又領祖望去遊審子，祖望還是初次開眼，見常來和一個很妖嬈的女人，互相廝扭着倒在床上，一會兒對打對罵，一會兒嗚嗚細語，過了很久，方才起身告別，那女人教常來夜裏來住，常來答應了，那女子又教他預付住局錢，以防失信，吵了半天，常來才付錢走出來，祖望在路上問他，晚上真要來麼，常來說，繳了定錢，怎能白便宜她，你陪我去吧，我給你也找一個，祖望嚇得連連扯頭，常來就說，咱們現在到先生家去吧，祖望連說好好，又問他那裏住，常來說，你跟我走罷，便領着祖望向西走去，在路上又要買紙烟和零碎食物，祖望搶着替

他付了錢，常來對這些小事并不理會，也不客氣，却不知祖望的由楊老鐵借來的錢花去一半多了，二人走出很遠，穿過許多街巷，已到了天津西南隅偏僻之區，一條荒陋的街上，道路崎嶇不平，兩旁全是商店，但都狹小污穢，看來十有八九是舖面和住宅連在一起，常來走到一間舖面前站住，向祖望說，這就是先生的家，你跟我進去，祖望見那舖子只一間門面，掛着一塊市招，寫着順祥鐘表店，門的兩旁，也有狹窄的玻璃櫥窗，但裏面又放了幾隻舊式鐘表，大概久已成爲廢物，只能作爲標幟陳設而已，這舖子的門面，起碼有十年未曾修飾，玻璃窗起碼有二年來未曾拂拭，排滿了塵土，但在窗內還貼着一張黃紙，寫着兩行字，歡迎委託各種珍貴皮貨精美物品，熱誠服務，取價特廉，祖望才知這是一家鐘表店兼營委託商店，就隨常來走進去，裏面頗爲陰暗，兩旁也有簡陋的貨櫥，疏疏落落，陳列有一些不值錢的東西，也有磁器，如盤盤之類，也有金屬器具，如燭台墨盒廚刀之類，也有古玩如制錢舊徽章舊郵票破鏡框之類，另外在屋頂上還掛着許多件舊衣服，都被塵土封蓋，看不出什麼顏色，在裏面的一角，安放着一隻小方櫃台，這種小櫃台，是每一家鐘表店都有的，比普通桌子稍高而小，前和左右三面，都裝着玻璃矮壁，矮壁之內，就放着待修的鐘表和各種器具，好像透明的小城似的，但是這小櫃台，特別的殘破，三面的玻璃只剩了一面，在櫃背後坐着一個人，正在污暗無光的小電燈下，觀察一隻舊表的內容，常來向櫃後的人叫了聲先生，那人抬起頭來，只露出左面的一隻瞎眼，右眼却被一個特製的小型放大鏡擋住，那放大鏡只有戒指大小，成



圓筒形，和西洋紳士所戴的單眼鏡一樣，可以按在眼上，那個人看見常來，又看見祖望，忽然啊了一聲說，你們來了，我的祖望小兄弟來了，我正想你，說着摘下了放大鏡，祖望着清他是獨眼龍杜順，才知道大俠也是有工作的，還幹着這種雕蟲小技，就說，杜先生，你沒出門啊，獨眼龍說，我才從外面回來，這兩天忙點兒，走走，跟我到後邊坐，隨又向常來說，你在前面照顧一下，一會兒就有人來了，說着拿了兩隻表，帶祖望進入一道小門，小門以後是一道小院，院裏還有四間房子，另有後門，可通外面小巷，當時獨眼龍領着祖望，進了左面的房間，內中是兩間明着，別無陳設，只搭了一張很寬很長，可容五六個人睡覺的木板床，和一張舊式茶几，床上有四個少年男女，正在圍坐門紙牌，每人跟前都放着一堆鈔票，大概因為賭錢發生了口角，方才平息不久，內中一個女子正在罵沒羞沒臊，賴人家的錢，另一個女的格格的笑，還有兩個男子，却都吸着紙烟，閉住嘴不說話，獨眼龍教祖望坐在床角上，才叫着說，別耍了，別耍了，有客人來了，那四個男子才抬起頭看着祖望，杜順便指點着說，這位是勞祖望，是我新交的朋友，這位姓王，叫王老台，這位姓彭，叫彭樹德，這位賈大姑，她叫賈小鳳，這位馬大姑，她叫馬喜子，都是我的好友，祖望你看我們這裏多麼熱鬧，天天都有些人來玩，有意思着呢，祖望笑着向四人招呼，同時打量他們，只見內中以王老台年紀最大，但他不過二十三四歲，生得身量很高很細，面皮很是白淨，只是兩隻眼呆定無光，好似睜不開，那張嘴上唇凸起很高，直如豬嘴，顯得貧俗可厭，但他頭上留着光亮的

分頭，身上穿着中山服，手上還帶有金戒指，好像是個有職業的上等人，那個彭樹德，却生了一個滾圓的頭，而且剃得很光，膚色黧黑，似乎常營戶外生活，在陽光下工作，兩隻大眼灼灼亂轉，身體也十分結實，穿着藍布短衣服，看樣兒大概他平常總以用體力的時候爲多，把腦力棄置不用，因而不大健全，那位賈小鳳，真是個小鳳，至多有三英尺半的高度，但却有三英尺的闊度，身體很胖，真好像一隻太平水缸，臉兒，長得不難看，無奈和身體比起來，未免太小，而且脖短得似有如無，僅她顯得有些怪樣，身上穿着紫布旗袍，已經污舊不堪，頭髮却燙得很時髦，還繫了一根嶄新的粉紅色處女帶，那個馬喜子却生得亭亭玉立，乍看彷彿甚美，但那是一種風塵的美，而不是閨閣的美，一張瓜子型的臉兒，一雙水汪汪的眼兒，鼻子很凸很高，皮膚也頗白嫩，只是小嘴薄唇，尖下頰，再加上窄腦門，顯得十分單薄寒賤，毫無厚重之氣，還有說說話時表情太多，五官全都移動，而且說話時聲音嘶啞，好像個使用聲帶過度的人，例如唱戲，在台上用高音歌唱，十分瀏亮，平常說話，却總是嘶啞的，但她的嘶啞都是出於天然，她並不以喉嚨謀生，但誰聽到她說話，就得疑惑是個唱蹦蹦的女子，她穿着印花綢旗袍，很好看的半高跟皮鞋，手上還有隻鑲翠的小戒指，這兩男兩女，看外面絕不是同一階級的人，但却很平等的坐在一處玩牌，祖望着，不由詫異，獨眼龍介紹完畢，就向四個人說，你們吃飽喝足，玩得也夠了，還不出去，還不出去幹點兒正經的，賈小鳳說，你又趕我們了，獨眼龍說，你們出去走走，誰發了利市，就帶些酒菜回來，

我今兒沒現錢了，王老台說，你總沒有現錢，我的表怎樣，獨眼龍說那表牌子倒是好的，只是太老了，在鐘表店收拾過幾次，你們知道鐘表舖都沒有良心，遇到客人拿好表來收拾，總是把裏面的機件給掉換了，所以越收拾越壞，馬喜子大笑說，鐘表舖沒良心你呢，獨眼龍說，我有良心，還放在正當中，馬喜子說，是啊，所以你比旁人掉換得更狠，衆人聽了，全都大笑，獨眼龍也笑，王老台說，反正我的表是不值錢了，你快給賣出去，我也得用錢，獨眼龍說，好，我趕快給你出手，可是最早也得明天，王老台說了聲你別給耽誤着就好，隨即和其他三人走了出去，他們是從臨巷的後門出去的，獨眼龍跟着關上門，才走回房中，向祖望說，兄弟，你看，他們幾位都是逍遙間散的英雄好漢，每天都是這樣吃喝玩樂，沒收，沒管，想怎樣就怎樣，別看穿得不起眼，就是財主也不及他們的享受，祖望說，他們都幹什麼呢，獨眼龍說，他們什麼也不幹，只是行俠作義，一個人弄來錢大家吃，大家花，祖望說，他們怎樣弄錢呢，獨眼龍說，反正各有各法兒，一時也說不盡，慢慢你就會知道，現在我先問你，你是窮人不是，祖望說，我自然是窮人。獨眼龍說，可是你又是學生，祖望說，不錯，我是學生，獨眼龍說，你是學生，爲什麼不上學，祖望說，我沒錢繳學費，上不起，獨眼龍說，你的同學們呢，祖望說，人家有錢，都繳得起學費，獨眼龍說，那些同學的功課都比你好麼，祖望說，不見得的，上學期我考第四名，獨眼龍說，這麼說，你是好學生，倒不能上學，那些壞學生倒能上學，這爲什麼，祖望說，他們家裏有錢呀，獨眼龍說，他們家的錢，是好來

的麼，祖望搖頭說，我不知道，獨眼龍說，我倒知道，這年頭兒，好人全窮了，只貪賊的官兒，吃人的奸商，才能有錢，可是他們把錢看得比命還重，絕不肯作一點好事，比如說拿出一點兒幫你上學，他們肯麼，寧了命也不肯的，所以這羣東西，非得李闖王給上腦箍不可，可是我們又沒有李闖王的勢力，只可另外想法，琢磨這羣有錢的人，祖望聽他借着自己切身的事，講出這篇道理，不由頗受感動，覺得很有道理，就問他說，你們怎樣辦呢，獨眼龍笑着說，這可沒有我的事，我說的是他們這班少年英雄，他們是偷富濟貧，這麼說吧，比如有個人走在街上，身上帶有金表，既然能帶金表，一定家裏很有錢，并不止有這隻金表，若把他的金表弄了來，可以給許多人吃飯，他不過只丟了一隻擺樣子的東西，你說是一個人擺樣子要緊，還是許多人吃飯要緊，祖望說，自然是許多人吃飯要緊，獨眼龍說，不但許多人，就是一個人吃飯，也比一個人擺樣子要緊，你說是不是，祖望點頭說，是的，獨眼龍說，還有呢，比如有一個大綢緞店，專作有錢人的買賣，定的價又很大，賺的利錢極厚，可是倘若有個窮人，凍得要死，想跟他們討個布條兒，也是萬難，你想可恨不可恨，祖望說，可恨，自然可恨，獨眼龍又說，那麼比如有人用特別的法兒，把綢緞弄出幾疋來，變了錢分給沒衣服穿的人，應該不應該，祖望連連點頭說，應該，應該，獨眼龍笑了，他居然是個煽動專家，還善於辯證論法，先拿出許多理由，祖望唯唯稱是，無形中已把他說服了，然後又講出若干道理，祖望不禁就受了他的迷惑，雖然知道這些人若非小竊，便是高買，但覺得雖然行爲不端，却是據

理甚正了，獨眼龍見祖望已然入彀，正要繼續宣講，忽見有個人走了進來，獨眼龍嘍了一聲說，祁紋，你來了，祖望抬頭才看見進來的是個穿青棉袍的女子，年紀不過二十上下，而且甚爲秀媚，嘴角下面有顆紅痣，身體苗條，却有些水蛇腰，覺得這個人比那馬喜子賈小鳳，覺得氣宇高華多了，那祁紋好似沒看見祖望，只向獨眼龍說，喂，我找你來了，咱們說句話，獨眼龍說，背人麼，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勞祖望，那祁紋看了祖望一眼說，道喜，你又得了一個嘍囉，我沒有背人的事，說着伸手從衣袋裏取出一隻洋金別針，是西服領帶上用的，遞給獨眼龍說，你，把這個給賣了吧，獨眼龍看了看說，這是十四開洋金，不過三分多重，值錢可有限，祁紋說，東西到了你這裏，值錢的就太多了，不管怎樣，你給賣了，咱們憑良心，獨眼龍說，那是自然，我的良心比誰都……祁紋很快的接口說，都黑點兒，獨眼龍哈哈大笑說，你說我良心黑，我自覺着比誰都紅，祁紋說，不錯，當初也紅過幾天兒，說到這裏，忽見常來走了進來，看見祁紋就叫着哈囉，祁小姐，好些日不見了，今兒那陣風把你吹來，說着伸過手想和他把握，祁紋倒退一步，沉下臉說，常來你少理我，你這小子萬不是好東西，那天走在街上，你跟我說的是什麼話，常來紅着臉說，我沒說什麼呀，祁紋再不理常來，只向獨眼龍說，你也不管管你的徒弟，這小子太壞了，那天在街上遇見，他嬉皮笑臉的，要請我吃飯，又要我跟他去住旅館，被我給罵跑了，獨眼龍還未說話，常來已有些掛不住了，撇着嘴說，請你吃飯住旅館，又怎麼了，你還當自己是貞節烈女呢，當初作舞女的時候，不是

常跟花錢的幹這手兒活嗎，反正我也不會白了你，祁紋聽了，氣得面色灰白，再不說話，用眼向左右一尋，立刻從小几上抓起一把破茶壺，向常來擲去，壺已出手，她才罵出一句極難聽的話，同時那壺由常來額角旁飛過去，撞到牆上，摔得粉碎，只差一寸沒有擲中，祁紋又抓起茶碗，這時獨眼龍也把她的手臂拉住，常來也已脚下明白，跑出門外去了，獨眼龍連說常來這小子渾蛋，回頭我一定揍他，祁大姑瞧着我，祁紋一笑，把碗放下說，我誰也不用瞧，現在他是跑了，再鬧也沒用，這篇兒算揭過去了，以後那兒遇見那兒算，獨眼龍又勸了半天，祁紋神色如常，好像沒有這件事似的，倒勸獨眼龍不要說了，又問這別針幾時可以換到錢，獨眼龍好似知道祁紋的脾氣，越是這樣不發作，越是積怒在心，再遇到常來，必要出事，就不肯放她走，忙說，你幾時要幾時有，祁紋說，我打算現在就要，獨眼龍說，成，成，可是你得等一會，我出去給你換錢，祁紋問得多麼大工夫，獨眼龍說，有半點鐘就成，我是坐車來回，爲你祁大姑賠幾個也沒說的，祁紋說，你別老虎帶素珠，假裝慈悲了，獨眼龍也不回答，只向祖望說，你陪祁大姑說話兒，我去去就來，說完便走出去，這時祖望已被祁紋吸引住了，不止愛上了她的美貌，尤其佩服她的勁性作風，愛情這件事真是奇怪，有的相處半世，並無感覺，有的邂逅一見，便自傾心，祖望本和常來是朋友，應該向着常來，但他竟很同情祁紋而覺得常來有些卑鄙，這自然是一種正義感，但若把祁紋換作賈小鳳，他是否會發生這種正義感，却是難於測斷的，獨眼龍走後，祖望受他的託咐招待祁紋，但不知怎的，竟有些羞

澀，不敢抬頭瞧看祁紋，祁紋很大方的，自己取出紙烟吸着，望着祖望說，你常到這裏來麼，祖望說，我是今天第一次來，祁紋說，你也煩獨眼龍賣東西麼，祖望搖頭說，我沒煩他賣東西，祁紋吸着烟，過一會才又說，你怎樣和他們認識的，祖望就把自己和獨眼龍常來結識的經過說了，祁紋輾然一笑，露出雪白的牙齒，點點頭說，你還穿着學生服呢，祖望說，我本來還在上學，祁紋說，那你爲什麼放着學不上，跟他們亂跑，祖望說，我家裏窮，繳不起學費，已經不上了，祁紋說，那你就跟獨眼龍上學吧，他一定能把你成全得跟常來一樣，祖望說，我怎會跟常來一樣，祁紋說，慢慢的學啊，常來是這堆兒裏頭一把好手，出去作回買賣，就能得到值錢東西，交給獨眼龍，獨眼龍供他吃喝穿用，祖望說，他作什麼買賣，祁紋看了祖望一眼說，你不知道啊，別裝糊塗，祖望說，我真不知道，祁紋格的一笑說，那你就糊塗着吧，祖望也不敢再問，正在這時，房門一啓，彭樹德和賈小鳳回來了，手裏各提着一個紙包兒，見着祁紋，就笑着寒暄，好像原來很熟，說了沒幾句話，外面又有人進來，是王老台和獨眼龍，王老台空着手兒，獨眼龍却提着許多食物，祁紋迎着便問我的錢怎樣，獨眼龍連說有有，一會兒就給，你先別忙，吃完飯再走，祁紋搖頭說，我不吃飯，還有事呢，獨眼龍說，你好意思走麼，大家好容易盼得你來你瞧我買來的，有雞有魚有肉，回頭教小鳳幫着我，就作起來，王老台好似得了獨眼龍的暗示，也跟着挽留，祁紋雖未答應，却不再說走了，就向王老台說，喜子呢，她怎麼沒來，王老台說，她方才還來過，現在家裏有事，今天不能來了；

那紋微笑，家裏有客呀，王老台說，是她捉着個大頭，弄到家裏去打牌，那紋說，明兒可得叫她請客，王老台說，好的，她得請客，祖望聽着，才明白那馬喜子原來暗操副業，而且和王老台關係較深，這時獨眼龍和賈小鳳到院裏作飯，王老台彭樹德陪那紋說話，祖望在旁聽着，由他們口吻中，漸漸悟到這些人全是同道，大概獨眼龍雖不是名義上首領，但他開着舖子，能找很巧妙的銷售贓物，衆人全得有求於他，所以無形中成爲主要人物，而且他手中有兩個徒弟，除了常來以外，還有一個名叫朱斗子，都是很能幹的好手，至於王彭賈馬等人，雖非獨眼龍的徒弟，却受過獨眼龍的訓練，獨眼龍又供給他們的食宿，不收代價，只在代銷贓物時，把得價平分，但不名爲回佣，而名爲公費，公費的意思，就是用作大家公共的挑費，這倒是很合理的，但據王老台等人背談，一件贓物若賣得十個錢，獨眼龍至少昧起三個，所以他的好處是很大的，不過別人不敢親自出賣，又貪圖他這裏的常川供給，即使有幾日沒有收入，也不致凍餒，所以全都樂於受他的剝削，因此這幾個人和獨眼龍關係較深，也可以算是他的部下，惟有那紋却只於常煩獨眼龍代賣東西，完全是客情，獨眼龍也很客氣，只按委託商店辦法，收回十分之一的回佣，至於他是否言行如一，沒有中飽自肥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，當時大家談了一會，外面飯已作好，獨眼龍進來收拾桌子，賈小鳳就端來四盤菜，是一盤熟雞，一盤炒肉，一盤燒魚，一盤攤雞蛋，另外還有一包花生米，一包蘭花豆，都打開來放在桌上，獨眼龍又把一瓶白酒和幾隻茶碗放好，碗中斟滿了酒，因爲人多碗少，只好輪流使用，



大家倒也不拘禮節，圍着桌子坐下，都看見屋裏短了個人，就問王老台呢，彭樹德說，大概前邊去了，我去叫他，說着走了出去，過了不大工夫，忽聽外面有人高喊說，謝，孝子謝，隨見王老台和彭樹德，架着一個穿白的人進來，細看原來是常來，常來穿了一件白袍子，頭上戴一頂白紙摺成的孝帽，一進屋門，便被彭王二人按着跪在地下，又高喊說孝子行禮，衆人聽了全都哈哈大笑，王老台就說，祁大姑，常來給你賠禮了，你怨他個罪兒，祁紋整着臉兒說，不用跟我來這套，反正今兒是沒事了，攔着他的，攔着我，咱們往後再說，獨眼龍說，常來你小子太胡鬧，祁大姑看着我們，不跟你一般見識，還不快滾起來，常來說聲得令，一躍而起，摘下孝帽，脫下孝袍，擲到一邊，立刻擠在賈小鳳身旁，大把的抓起雞肉，塞入口中，擠得賈小鳳不住喊叫，却被彭樹德一拳把常來打開，搶了他的位子，這時王老台也已入座，把桌子圍得嚴密無隙，常來尋不着位子，只得站着吃，獨眼龍很客氣的，只週旋祁紋和勞祖望二人，大家都喝了幾口白酒，祖望仍是量淺，被人們讓着，勉強喝了些，已覺有些頭暈，這時獨眼龍擎着酒碗，笑向祖望說，小兄弟，我們都沒把你當外人，你看我們這些俠義英雄，到底怎樣，祖望這時已有幾分酒意，就說，太好，太好，我太贊成，王老台聽了就说，兄弟，你既然贊成，爲什麼不認老杜作師父，學點兒能爲，往後跟我們一塊兒湊合，祖望聽了尙未答言，常來已拉他立起說，你還不拜先生麼，祖望這時心中無主，又被衆人一起闖，就不由己的跪在地下，給獨眼龍叩了三個頭，獨眼龍哈哈大笑，拉他起來說，好好，今兒收

了你這麼個好徒弟，是件痛快事，往後得好好兒聽話，師父我絕不能錯待你，說着大家又紛紛道喜，只有祁紋一句話也沒說，只含笑看着，過了一會，把飯吃完，天已不早，祁紋首先告辭走了，彭樹德賈小鳳隨後也走了，只剩下常來王老台二人，獨眼龍就擺出師父架子，正顏厲色的對祖望交代了一套話，無非教他用心學能為，學成了可以走遍天下，不愁沒有享受，但有幾條規矩，必須遵守，第一學徒期限，照例是五年，在這五年裏，在外面作了案子，無論得到多少錢多少東西，都得交給師父，師父却管徒弟的衣食零花，還可以另外分給幾成，到五年出師以後，徒弟也得隨時孝敬師父，不過那就只憑個人良心，多少不拘了，第二在外面若是犯了案，被官人捉去，無論受到什麼刑法，也不能牽扯同黨，否則就哭受師父的嚴厲處治，因為緝竊的罪名，是很輕的，至多判一年半載的徒刑，若賣了同黨，到出來時，誰也不能輕饒，說不定就許給推進河裏，落個無名浮屍，你可要小心記住了，祖望聽着，心中頗覺害怕，但也只能唯唯答應，獨眼龍又教訓了半晌，因天已太晚，就教他回寮，祖望出了鐘表店，雇了輛三輪車就趕回家去，在途中心裏徬徨不安，知道自己拜了這樣師父，就算入了賊黨，從今永遠成爲一個小賊，再也不易振拔，但是他已被那種放蕩豐樂的生活所引誘，心中又繫戀着祁紋，經過一陣內心交戰之後，倒好似認了命，決意作蕩子生涯了，他到了家中，勞野幃因他歸來過晚，正在盛氣以待，見面便問到那裏遊蕩去了，好在祖望這時已學得頗爲油滑，對於說謊這門學問，更有進步，當時就說，學校裏將開紀念會，教學生佈置會場，才耽誤到

這時候，勞野嶂聽了，就罵上學不好生念書，開會幹什麼，真她媽的外國法子，但他對祖望的話已相信了，又問學校裏可曾又催學費，祖望說，這些日倒沒提起，勞野嶂哈哈大笑說，大概你們校長也知道我勞某人是位名流，若惹怒了我，就許砸了他的飯鍋，所以不敢逼你，這倒罷了，祖望聽了暗笑無言，勞太太又問祖望可曾吃過飯，祖望見桌上放着兩個窩頭，一碟鹹菜，知道是給自己留的晚餐，便說已在學校吃過了，校長請客，吃的是饅首菜湯，勞野嶂說，這還不錯，校長既用學生幫忙，就該管飯，明天還要佈置會場麼，祖望說，起碼還得幹幾天，會場很大，一兩天內佈置不完啊，勞野嶂說那麼學校管吃幾天，家裏倒省飯了，祖望也不說話，上炕便睡，他只想自己的事，明天還得到獨眼龍那裏去，記得方才好像王老台說過，作徒弟的應該孝敬師父，自己明天應該帶一點禮物，送給獨眼龍，順便也請請那些人，面子方才好看，只是昨天向楊老鐵所借的錢，已花去不少，所餘不夠買禮物之用，只好另打主意，但是上那裏去弄錢呢，想了半天，就決意在家中先施展一點手段，偷件東西去買，無奈他家中並沒有值錢東西，只有幾件破舊的棉衣服，他在早晨天才亮時，趁着父母未醒，便由一隻破箱子裏拉出一件棉衣，當時不曾細看，就匆匆開門溜出去，初以為是件棉袍，到了外面一看，才知是件舊棉褲，但已不能拿回去掉換了，只得尋了個收舊貨的大筐，賣了很少的錢，合起昨日的餘款，勉強湊合着買了四樣食物，就奔了德祥鐘表店，獨眼龍才起來不久，見祖望這樣早來，很是歡喜，覺得孺子可教，就把東西收下，帶到後院房裏，才知常來由昨夜出門，

至今沒有回來，祖望知道他赴那妓女之約，但對獨眼龍不便說破，那知獨眼龍却很清楚，他說，常來這小子，準是嫖女人去了，他這幾天手裏富裕，男子漢大丈夫，既能掙錢，爲什麼不找快活呢，咱們這裏王老台和喜子是一對，彭樹德和小鳳是一對，常來看上了祁紋，祁紋看不上他，所以常來還沒配上對兒，只好出去胡鬧，我也不管他，祖望對他這種學說，倒很聽得入耳，但因心中注意祁紋，就問那位祁大姑是什麼人，獨眼龍說，我也不知道，她只是我的一個主顧，常來託我買東西，日子長了，我明明看出她是咱們這一行道的，手脚一定還很俐落，可是問她什麼都不肯說，我也不敢麻煩她，這個人脾氣夠暴的，手裏也夠黑的，你只看她昨天對常來那一齣兒，就知道了，祖望聽了覺得對祁紋更加了幾分敬仰，當時獨眼龍趁着清靜，就對祖望開始了教程的第一課，教給他怎樣看別人身上所帶財物的位置，穿西裝的愛把財物放在什麼地方，應該怎樣下手；穿中裝的愛把財物放在什麼地方，應該怎樣下手；又教他把眼神放活，看清對方是何等人物，接着又表演手法動作，教祖望跟着學習，他既循循善誘，祖望也頗能心領神會，到了中午，常來已由外面回來，三人就把祖望帶來的東西吃了，午後常來又出了門，王老台等却又到了，但是隨來隨走，去了又來，每人常有東西交給獨眼龍轉賣，當然都由綰竊所得，祖望由這些人心裏，也學得許多訣竅，也學得了許多下流的口語和習慣，總而言之，他每天除了回家睡覺外，一直在獨眼龍處上課，勞野嶂也不疑惑兒子學校中的紀念會，何以經過多日籌備，尙未完畢，只覺學校長期管飯，是意外的便宜，而學校不再催索

學費，是自己的威望所致，更覺不勝得意，却不知兒子已趨入下流，將要不堪救藥了，祖望在外面和這班所謂英雄奸漢盤桓，倒也頗為適意，同時對獨眼龍所教的學問，也頗有心得，只有一件事美中不足，就是祢紋再未露面，過了幾日，獨眼龍有時也教他隨常來一同出門，看常來運用巧妙的身手，以資觀摩，但還不許他自己動手，祖望見常來每次行事，總是容易易，被竊的人毫無知覺，就認為這種事毫無危險，不由有些技癢，又因為自己在獨眼龍處吃吃喝喝，都一直沒有貢獻，無功受祿，於心不安，就打算得機會自己也幹一下，第一能得到較多的錢，或是值錢東西，也可以在衆人面前露臉，也是事逢湊巧，這時已到舊曆九月初旬，天氣漸冷，街中行人稀少，常來等人出去，常常空手而返，毫無所得，獨眼龍也沒了進益，就把飯食減少，常是大餅油條，大家都有些不能忍受，獨眼龍還罵他們偷懶，祖望才知這一行也不是常有好日子過的，自覺臉上不掛，就更想試手一幹，而且他所欠楊老鐵的債，也早過了日期，經過幾次拖延，再不還是不成了，在重陽這一天，他由家中出來，在街上閒蕩，看見一家百貨公司裏人很擁擠，這正是金圓券政策失敗，搶購風熾的時候，商店中一有貨物陳列，便有人進去搶買，祖望看出便宜，便走進去，雜在擁擠的人叢中，尋覓機會，看見有個女子在櫃台前挑選洋貨，把皮包放在櫃台上，祖望溜到近前，一見那女子全神在挑東西，好像忘了皮包，他就溜過去，一伸手把皮包輕輕拿到手中，挾在脇下，向外便走，那知他的經驗淺薄了，并不知道這裏商店裏，總有一兩個同人專司糾察的職務，以防貨物被人偷竊，這時祖望

的行爲，已被糾察的人看得清清楚楚，當時未等出門，就被抓住，他一個男子，挾着女人用的皮包，自然是贓證分明，何況失主又近在旁邊，店中人喊來警察，把祖望帶到附近的分局內，經警官訊問，祖望已受過獨眼龍的訓練，知道自己初次作案，不會有多大罪名，就直說出姓名住址，自稱因爲家裏貧窮，方才行竊，警官見他年紀很青，又穿着學生制服，絕不像是積賊，就特別從寬，只給教訓了一頓，就教警察給他家裏送信，要家長領回管教，警察到了勞家，恰值勞野嶂出門赴宴去了，勞太太嚇得手足無措，只得煩同院住的楊老鐵，到飯館給勞野嶂送信，勞野嶂趕回家中，警察已經走了，他向勞太太問知大概情形，氣得跳腳大罵了一頓，言說生下這樣兒子，污辱自己的書香門第，名流聲望，不如沒有，自己再不要這樣兒子了，經勞太太央告許久，他才答應明天再去警局，今夜先教祖望受一夜罪，以資懲戒，勞太太見天已太晚，也不敢再說，當時勞野嶂又把怒氣轉向學校方面，說學生在學校上學，校長便該負全部管束責任，如今祖望在外學壞，明天一定要去質問校長，鬧了半夜，方才睡了，次日早起九點多鐘，他才出門先奔審前中學，他的意思是想把罪一推在校長身上，并且用自己的口才，把校長說得服貼認罪，然後由校長出一封公函，把祖望保釋出來，這樣可以減少自己的羞辱，那知道了學校，見到校長，一提勞祖望的名字，校長便說，這個學生已被開除了，勞野嶂很驚訝的問爲什麼開除，校長說，勞祖望本學期未繳學費，而且有一個多月未來上班，所以在前星期已照章開除，并且取出牌示爲證，勞野嶂才知道祖望因爲不能繳學費，所以不敢

到學校，經月以來，都在外面逃學游蕩，以致習於下流，不由良心大動，自覺慚愧，當時再沒臉和那校長辯駁，就退了出來，又到警分局去，先見了警官，警官立刻把祖望提出來，當着勞野嶂，又給勸誡了一頓，才令其結領回，勞野嶂臉上萬分難堪，還得對警官說好話，但更把憤氣移到祖望身上，出了警局，就打了祖望兩個嘴巴，大罵該死東西，你不但逃學，還跟楊老鐵借了許多錢，又偷了我的棉褲，如今還在外面當小賊，真給我現盡了眼，回家去非把你打死不可，祖望對父親原來就是恨多於愛，這時又聽說自己的案完全犯了，回去更要受嚴重的責罰，而且他對於家中已經很少繫戀，當時隨父親走着，一言不發，到了一條小胡同旁邊，他抽冷子就跑進去，一溜烟無影無蹤，勞野嶂腿腳原不俐落，又穿着太太的短褲，怎會趕得上少年的祖望，急得跳腳喊叫，倒招來一羣人圍着他看，他自知沒有辦法，只得喃喃咒罵着回家去了。祖望逃走以後，就繞路到了德祥鐘表店，見着獨眼龍和常來，報告了一切經過，獨眼龍很抱怨他鹵莽，不該自己作案，如今沒發一點利市，反在警局中落了案，真是太不合算，無奈事已至此，祖望又不敢再回家去，獨眼龍只可留他在後院住着，吩咐無事少出門，以免被家中人尋着，又要招出麻煩，祖望從此成爲無家的人，更是一心皈依獨眼龍了，過了約有十幾天，外面並沒有信息，獨眼龍每天買報看，見上面並沒有找尋祖望的廣告，好像勞家已把祖望付諸度外了，這才稍爲放心，祖望也偶然出門走走，漸漸在夜晚也和常來一同去作生意，打個下手兒，倒並沒有失閃，慢慢把膽子練大，技術也練熟了，有一天忽然來了個生

人，獨眼龍給祖望介紹，說是你的師兄朱斗子，這朱斗子生得方面大耳，人很魁梧，只是衣服破舊，頭髮很長，原來在一二月以前，便犯案入獄，被判八月徒刑，但因獄中囚糧缺乏，所以未待刑期屆滿，就放了出來，獨眼龍給他錢去剃頭洗澡，又給換了衣服，也養在家中，因為朱斗子方才出獄，必須韜晦些時，暫且不能出去行道，這又算多了個吃飯的閒人，弄成了食之者衆，生之者寡，而且彭樹德等人生意也不見好，馬喜子新近拼識了個外鄉的販貨老客，收入很好，就享受她的安樂茶飯，不再幹驚險生涯，並且她還有力貼補王老台一些，王老台也只成天遊蕩，不大和獨眼龍交易了，至於祁紋吏一直沒有再來，獨眼龍收入減少，常常發脾氣抱怨，就在這時候，一天祖望和常來出去，走到舊法租界的中華大戲院，他們本打算趁着散戲時人多擁擠，作一票買賣，却不料走過戲院門外，竟是清清靜靜，裏面也沒有聲音，原來戲院正在停演，却趁着停演期間修理門面，門外架着高檯，有幾個工人正在油漆牆壁，二人並沒理會，還向門內張望，却不料有個工人在高檯上看見祖望，就高叫祖望你怎麼在這裏，祖望抬頭一看，只見高檯上的人正是楊老鐵，大驚之下，撒腿就跑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

